

第一章 海灘初遇

一年一度普天同慶的聖誕節又到了，怎能叫假期白白浪費，若想好好享受一下陽光與海灘，不妨考慮到近鄰泰國，熱門之選非布吉島莫屬了。

布吉島素有「泰國珍珠」的美譽，她坐落於印度洋安達曼海內的溫暖水域中，環島海天相接，沿岸海灘清澈湛藍，銀白細緻的幼沙，覓食的魚兒更是多不勝數；至於島上的地形多為綿延山丘，樹木蒼翠、奇花異卉，風光旖旎，堪稱世外桃源。

小卡達海灘（Kata Noi Beach）位於布吉島南端，在較多遊客前往的卡達海灘（Kata Beach）以南，是名副其實的一個小沙灘，這裏沒有觀光飯店，也沒有水上活動設施，觸眼所及只有一家小食亭及一些沙灘躺椅，周邊發展遠不如其它海灘。但這小小的沙灘卻同樣擁有泰南的豔陽、拍打著潔白細沙的蔚藍海水、搖曳生姿的棕櫚樹林，加上在別的沙灘所找不到的謐靜，可說是別有洞天。

碰巧今天是 Boxing Day 的清早，大概是昨晚參加聖誕

狂歡舞會，大部分人仍沉醉於夢鄉的原故吧，到小卡達海灘的遊客比平日更少，僅寥寥數人而已。當中，竟出現兩位泰僧。

泰國是一個以信奉佛教為主的國家，僧人隨處可見，絕不稀奇。匪夷所思的是其中一位泰僧竟是德高望重，在泰國無人不識、無人不曉的紫山龍王。這位得道高僧極受泰國人尊崇，據說他能知過去未來，亦因如此，東南亞一帶的政要和藝能界紅星都常找他問卜前程、指點迷津。

正與紫山龍王交談的另一位僧人，長得慈眉善目、神態莊嚴，看似八十歲，但實際已年過百二歲，好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原來此高僧乃紫山龍王的師祖，就是那位早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已馳名當世的「布吉神僧」。他一生博施濟眾，所行神跡多不勝數。由於六十年前突然銷聲匿跡，之後盛傳他隱居於布吉島其中一山洞潛修，因此近代已很少人得知他的來歷。

紫山龍王憂心地輕歎道：「且看今天風和日麗、晴空萬里，又豈料翻天覆地之巨變乃將降臨！師祖，果真劫數難逃？」

「嗯！此天降之苦難非人力可挽救，『如是因，如是果』，天命難違，一切隨緣吧！」神僧感喟，臉上隱約掠過一抹憂

愁，但很快就回復平和的面容，雙手合十，喃喃頌經。

「師祖既非為打救蒼生而來，請恕弟子愚昧，師祖閉關潛修六十載，為何忽然出關前來？」紫山龍王感到非常疑惑。

「也是一個『緣』字，是六十年前結下的緣。」神僧深深吸了一口氣，回憶當年的情景。

紫山龍王見狀，意會神僧欲細說往事，便屏息靜氣，以免打擾神僧的思緒。

神僧極目遠眺，焦點似乎超越海與天相接的盡頭，搜索當年的片段。神僧憶述：「六十年轉眼匆匆而過，還記得當年先師圓寂前，取出兩顆舍利子，囑咐我要親手交給兩個人。」

在神僧手上不知何時已取出兩顆如龍眼般大小，晶瑩剔透閃如水晶的舍利子，準備遞予紫山龍王細賞，恰巧經陽光照射，竟發出璀璨奪目的彩光。紫山龍王定眼察看，頓有一種淨化心靈，歡喜自在的感覺。

「舍利子」乃古印度的梵語，是一些持戒清淨，由戒而定，由定而得慧的修行人，在他們圓寂後，經火化所留下的結晶，所以舍利子是戒、定、慧齊修的成果。舍利子大致可分兩大類，一是「全身舍利」，就是一些高僧去世後，不經火化或埋葬，不用防腐劑保存屍身，只依照其自身修持的力量，成不腐不壞之體，恒久不變。二是「碎身舍利」，是修行者去

世後火化所留下的遺骨，也是一般人所說的舍利子。

神僧凝視著手中的舍利子，面帶祥和地說：「當我伸手接過舍利子時，頓有心明如鏡，了無塵埃之感。」紫山龍王聞言深表同感，不住點頭。

神僧續道：「先師說這兩顆舍利子是大智慧、大慈悲所熏修而得的精神結晶，囑咐我於六十年後將有一機遇，會碰到兩位亞裔少年，屆時且把舍利子分別交予這兩位有緣人。」

「當時，我心中湧起了疑團，遂向師父請教。我說『見佛舍利子，如見佛真身』，這兩顆舍利子彌足珍貴，為何不留在我國的佛塔內供奉，好讓廣大民眾前來參拜瞻禮？」說到此處，神僧眉頭輕皺，臉帶慚愧，怪自己問了個愚蠢的問題。

「先師慈笑回答：『佛法無邊，渡一切有緣人。』弟子當時真的羞愧萬分，眾生何分彼此，這亦是我當年決定閉關苦修的原因之一。先師亦告知六十年後此海域一帶將蒙大劫，死傷無數。但是，正所謂殃盡乃昌，適時將巧遇一場『昌曲會』！」

紫山龍王一聽，雙目立即發出異樣的神采，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聲帶微震：「『昌曲會』乃千年難得一遇的徵兆，象徵著東方將再一次踏入文明大躍進，而近年東方又以中國起著領導的地位，此次『昌曲會』是否意味著中國將邁向一

個新紀元，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東方巨龍將快甦醒，難怪會翻海覆天、山搖地動了！」

「對！此兩顆舍利子，正是要交到這兩位再世文昌星和文曲星之手。希望他們憑藉水晶佛舍利的大智慧、大慈悲，帶領中國及周邊國家和平地進入盛世，脫離苦難，這亦是貧僧苦修六十年的心願。」神僧慈顏帶笑，與紫山龍王再次合十頌經。

太陽慢慢地從水平線上升起，沙灘上的泳客亦漸漸增多，約有數十人，也算頗熱鬧了，可能是聖誕效應吧！

白色小食亭前，來了一位年約十六、七歲的華裔少年，正坐在沙灘椅上專注地看書。

此少年長得美如冠玉，額頭高廣飽滿、星眸皓齒、雙目神光外射，臉上流露出超凡脫俗的氣質。他穿著一條極富夏威夷色彩的印花沙灘褲，顯得跳脫俊朗，加上一身結實的肌肉，簡直魅力四射，不叫一眾女生窒息才怪！他正以驚人的速度翻閱著一本美國著名的物理學期刊 *Physical Review*，約一兩分鐘就翻閱另一頁，比看漫畫還快！旁邊的小圓桌上，放了一包這少年最喜歡吃的爽脆原味合桃。看書之餘，不忘伸手拿來吃個不停。

正當此少年自得其樂之際，突聞一陣喧鬧，他應聲抬頭

一望，但見一年紀和自己相若，穿著件連身淺藍色防曬泳衣的華裔少年，正竭力地向沙灘上的泳客呼叫。此少年體形健碩、器宇軒昂、長相英俊不凡，劍眉星目且炯炯有神，透著一股說不出的清麗脫俗的神韻，絕不像個凡夫俗子。

坐在沙灘椅上的少年細意地打量他，思索著他為何那樣緊張地叫嚷。細聽之下，不得了，那少年正用純正的英語不斷重複叫喊：「海嘯啊！大家快逃命！」

電光火石間，坐著的少年丟下手中期刊驟然而起，喃喃低語：「原來是你！好小子，我來也。」邊拔腿向那少年飛奔而去，邊觀察海面狀況。

只見海水退到老遠，海床外露，有些泳客仍未察覺死神正在逼近，繼續歡天喜地地在外露的珊瑚礁捉魚嬉戲。

少年心中盤算著：「僥倖尚未感到地面晃動，應是越洋海嘯，希望有足夠時間讓大家逃生。」

說時遲，那時快，少年已來到另一位少年跟前，開口便說：「龐兄弟，在下諸葛飛。你發現潮退有多久了？」

「至今約兩分鐘。」雖素未謀面，但龐姓少年一聽諸葛飛的名字，心中亦暗叫：「好小子，果真在此出現。」

此刻，天空突然響起一個轟天雷，所有泳客都被這聲巨響嚇了一大跳。

諸葛飛再次開腔：「恐怕最多只得數分鐘時間，讓我們合作疏散這裏的遊客吧。」

龐姓少年環顧四周，雙眉緊鎖，答道：「沒錯，時間不多，我負責儘快通知及疏散沙灘上的遊客，請諸葛兄負責指引遊客以最短的路徑奔上山丘最高處的觀景台。」話音剛落，兩人立即有默契地迅速分頭行動。

諸葛飛舉目四望，以最短的時間確定最快上山的路徑，但面對驚惶失措的遊客，必須先安撫他們緊張的情緒，遂用英語及泰語交替地呼喚：「各位不用驚慌，只要經此捷徑直奔上山，一定可以安全避難的，切記互相扶持，勿爭先恐後，『神』會祝福大家的。」

宗教是人類的精神信仰，尤其是面對困境時，便希望得到「神」的打救及指引，諸葛飛就是巧妙地運用這點來安撫驚恐萬分的群眾。

諸葛飛邊指示各人上山的路徑，邊檢視周遭的狀況，赫見不遠處有兩位泰僧仍在樹蔭下合十頌經，便三步並兩步趨前告急：「兩位大師，海嘯將至，快從此山路速速上山丘。」邊說邊指示山路的位置。

真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只見兩位泰僧仍氣定神閒，緩緩睜開眼睛轉過頭來，不但沒有打算逃命的舉動，還定眼上

下仔細地打量著眼前這位俊朗不凡，但給他倆急得快頭頂冒煙的少年。

諸葛飛見兩位泰僧對他的警示似乎置若罔聞，唯有再將剛才的話重複一遍，這次總算得到年紀較大的僧人的回應。

只見老僧人氣聚丹田，雄渾有勁地從口中擠出一個字：「好！」但雙腳卻仍釘在沙灘上，沒有舉步前行的意思。

雖然得到答覆，但老僧答非所問，諸葛飛可不知這個「好」字所指何意，但發覺老僧面露喜色，站在旁邊的僧人更是興奮莫名，諸葛飛這回真是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沙灘的遊客已收到他倆的警示，全部朝上山的捷徑跑。危急關頭，面對兩位神色怪異的泰僧，諸葛飛雖無所適從，但亦不再多講，只說：「快走！」手疾眼快地左右各拖一人，直向山丘奔去。

龐兄弟這邊的任務亦大致完成，是時候上山與大隊會合了，才邁出數步，忽覺前面山腳下的洗手間及更衣室人影一閃，他立即加快腳步往更衣室去，只見一對泰籍男女正在尋找什麼似的，倉惶失措。

當挨近時，已聽到他們狂呼：「寶貝，你在哪兒？海嘯快到，快出來呀！」女的淚流滿面，男的汗流浹背，兩人急得團團亂轉。

龐兄弟拉著他們問：「兩位在找人嗎？」

泰婦激動得大哭大嚷：「我兒子不見了！怎麼辦？怎麼辦？」

「孩子多大了？穿什麼衣服？」

「三三，不，剛滿四歲。穿、穿藍、淺藍色有小、小熊圖案的、的泳褲。」作為父親的也急得口齒不清，無法組織他的說話了。

「好，你們先隨大隊上山避難，我來幫你們找兒子。」

「不！找不到我兒子，我誓死不走！」泰婦呼喊著，態度相當強硬。當然，作為一個母親，子女才是她的第一生命，怎能只顧自己逃難而罔顧子女安危？這萬萬辦不到。

泰籍男子顯然和妻子立場一致，和應著：「對！年輕人，你還是快逃命吧！我們不想連累你。保護子女是為人父母的責任，我們就算蒙難，也無怨無悔！」

危難已迫在眉睫，龐兄弟盡力規勸：「我保證找回你們的孩子，我是美國洲際短跑冠軍，抱著小孩飛奔逃命絕不是難事；但是，如果我找到孩子後，又得跟你們會合，時間上難免有差誤，加上你們一定跑得不夠我快，萬一到時我和孩子安全脫險，而你們卻招蒙不幸，孩子的命運將會如何？」

泰籍夫婦聽罷，立場似有少許軟化，但到底舐犢情深，

始終猶豫不決。就在彼此相持不下之際，耳際傳來一把雄渾嘹亮的聲音：「我敢擔保此少年定能拯救你們的小孩！」

循聲一看，來者正是諸葛飛和兩位高僧，而剛才說話的正是譽滿泰國的紫山龍王。

泰籍夫婦一見紫山龍王即如見神仙下凡，立刻合掌躬身，並追問剛才紫山龍王所說是否真確，紫山龍王用肯定的語氣回答：「千真萬確！」

泰籍夫婦立即以懇求的目光望向少年，未待開口，龐兄弟已搶先說：「我有百分百把握，絕對萬無一失！你們快跑上山等我好消息。」眼見耽誤了不少時間，遂轉向諸葛飛說：「這裏拜託你善後了。」說罷轉身就跑，開始搜索，動作快疾無比，而諸葛飛亦帶領著四人登上山丘。

數分鐘後，所有的遊客已依諸葛飛的指示及引領來到山丘上的觀景台，只剩下兩人——龐兄弟和失蹤小孩，大家都非常焦急地等待他們前來會合。各人都虔誠地向各自信奉的「神」祈禱，希望二人能平安脫險。

沿山丘眺望，只見另一沙灘上仍密麻麻的佈滿泳客，山上各人不禁搖頭歎息，頻呼不妙，但是要幫亦無從著手，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即將命送死神之手，內心難免鬱鬱不歡。也在這一剎那，所有人都指著海面大叫：「看！來了！」

平靜的海面，突然掀起滔天巨浪，鋪天蓋地洶湧而至，如萬千頭饑餓的猛獸對獵物窮追不捨，咆哮著飛撲過來。

失蹤小孩的父母驚見此情此景，頓感尋回兒子的機會轉趨渺茫，便失控地狂呼：「寶貝，爸爸媽媽來救你！」邊說邊往山下衝去。

幸得諸葛飛手疾眼快，及時將兩人拉著，其他人亦即時加入把他們抓緊，兩人猶自掙扎狂號，已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小孩母親狂哭大叫：「放開我，我要救我的兒子呀！」做父親的也傷心得跪地痛哭：「天啊，完了、完了！」

兩位高僧異口同聲地安慰他們說：「請放心，那小兄弟一定不負所托，把孩子平平安安地帶回給你們。」

諸葛飛亦神色堅定地和應：「對！我也對龐兄弟有絕對的信心！況且有兩位德高望重的大師的保證，大家無須過慮，就讓我們在此靜候佳音吧！」

話音剛落，便聽得一女子的尖叫聲，眾人立刻循聲望去，這位女士正指著沙灘高聲大叫：「看，是他們嗎？」

只見沙灘上有一條人影倏忽往山丘飛馳，來者正是龐兄弟，手中緊抱著一孩兒，來勢之急速，好比風行電照、流星趕月。孩子的父母看到小人兒細小的身軀，立刻轉悲為喜，興奮地高呼著寶貝、寶貝。

但見小孩胖胖的小手緊緊地握著一個雪糕筒不放，津津有味地在龐兄弟懷裏一口口舔食著。雖然大哥哥的急速奔跑，弄得他滿臉都沾上巧克力色的雪糕，且無法專注享用，但臉上仍流露出滿足、喜悅的笑容。

聽到父母親的呼喚，小孩更興高采烈地揮舞著小手，天真爛漫地大叫：「爸爸、媽媽，這雪糕真美味！」哪管背後已掀起一道十多米高的海浪圍牆，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他們傾塌而來。

龐兄弟分秒必爭地往山丘奔跑，聽著背後巨浪的咆哮聲越來越近，更催促他加快登山的步伐。

山上各人眼見波濤滾滾，駭浪窮兇極惡地追趕著，像非要把他們吞噬不可，心想少年和小孩這回定凶多吉少，急得蹣跚吶喊：「天啊！快跑，快跑！」有些婦女更憂慮得掩面流淚，口中不斷喃喃禱告。

眺望鄰近較凸出的沙灘，原本還擠滿泳客，轉眼間已被巨浪完全覆蓋，再找不到絲毫生物的痕跡，多少條性命就在這頃刻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叫人慘不忍睹！面對大自然，人類是何等渺小、無助；生命是何等脆弱、卑微。

此時海浪已撲向龐兄弟的後腳跟，迫使他死命往上竄，但死神看上了他們，魔爪又怎會輕易退縮呢？浪花窮追不捨

直襲他的膝蓋。山上各人眼見巨浪將於一瞬間把兩人淹沒，均表現得驚惶失措、憂心如焚。

「寶貝啊，對不起，爸媽無能，沒法子救你，現在還連累了這英勇的小伙子，真是萬死不能贖罪！嗚……」小孩的父母呼天搶地、捶胸頓足的自責。

真是聞者傷心，見者流淚，有些人忍不住向上天控訴：「就差那麼一點點他們就脫險，上天為何如此殘忍？」

「他救了我們卻救不了自己！」

「除非神仙打救，否則這次他們是死定了！唉……」

「不，看！」

「發生什麼事？」幾個人面容驚訝，不約而同地指著龐兄弟驚呼起來。只見千鈞一髮之際，龐兄弟騰出右手，搭著旁邊的樹幹借勢奮力往上躍起，這一下竟向山上躍進了兩、三米，落地後又再躍起。

眾人皆看得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一個普通人，沒有任何輔助工具，竟然可以彈跳得那麼高、那麼遠，不要忘記他懷裏還抱著小孩！眾人詫異之餘，不禁激動地握緊拳頭替他打氣：「這次有救了！小兄弟，加油，加油！」

龐兄弟經多次跳躍後，海浪與他們的距離逐漸拉遠，死神眼見兩次三番總讓他們給逃脫，指尖老是無法觸及少年，

在吞沒整個沙灘後，衝上山腰的海浪便止住來勢，開始疲倦地後退，兩人總算得以喘息。

親眼目睹這驚心動魄的一幕，山上眾人皆嚇得魂飛魄散、冷汗直冒。直到確定二人安全脫險，無不激烈拍掌、振臂歡呼：「Yes！」

「竟給他們逃脫了，實在太棒了。」

「感謝神！」

龐兄弟和小孩終於跑到山上來了，所有人都上前和他們熱情地擁抱，對龐兄弟的英勇表現更是讚歎不絕。小孩的父母簡直比中了彩票頭獎還要興奮百倍，千恩萬謝也表達不了感激之情，笑容燦爛地從龐兄弟手中接過小孩。

父母親緊緊地擁抱著失而復得的兒子，深深的往他沾滿雪糕的臉上親吻，只聽得兒子天真地咕咕大笑，問：「爸爸媽媽，我臉上的巧克力味雪糕是否很美味？再給我一個好嗎？」眾人也被他逗樂了。

父親轉身再向龐兄弟道謝：「小兄弟，爲了我兒子差點累你丟命，我實在無法表達內心對你的感激之情，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你！」

龐兄弟微笑說：「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是應該互相幫助，請不要客氣。」

「你說得對，我們也要好好學習才是。」回想起剛才沙灘上兒子的蹤影遍尋不獲，小孩的爸爸遂問：「小兄弟，小兒到底跑哪兒去了？你是在哪找到他的？」

「這個海灘並沒有太多隱蔽的地方，就只有更衣室和小食亭，可算一目了然。而我在更衣室遇到你們，即表示他不在該處，所以我猜想他必定是去了最受小朋友歡迎的小食亭。」龐兄弟笑了笑：「果然在小食亭的雪糕櫃前發現了他，他正因不夠力開櫃門而急得大哭，我拉開櫃門隨手取了個給他，並對他說：『我們要儘快離開這裏，海嘯快來了。』他很乖巧地應道：『那咱們快點走吧，還等什麼？』我便一把抱起他向山丘狂奔。」

孩子的父親聽罷搖搖頭，慈愛的微笑說：「這傻孩子就是貪吃累事。」

龐兄弟有感而發：「小孩子只要有零食在手就非常滿足；相反成年人就貪得無厭多了，所以耶穌基督最喜愛小孩，常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

諸葛飛走到龐兄弟面前，微笑著半舉右手，張開手掌說：「Give me five！」

沉實溫文的龐兄弟看著這個既聰明又熱情的少年，毫不猶豫地也半舉右手，朝他的手掌「啪」的一聲擊去，諸葛飛

立刻喝彩：「Yes！」兩人雙手緊握，互相正式介紹。

「我叫龐武，人稱我『鳳舞』，幸會。」

「幸會，幸會，我叫諸葛飛，人稱我『飛龍』。」說罷，兩個大男孩相視而笑。

神僧突啣：「『龍鳳』？好！」

也在此際，海嘯猶如火車行走般發出轟隆巨響，夾雜著滔天白浪，捲土重來，它一浪接著一浪，波濤洶湧地朝海灘吞噬而來，幾乎粉碎了海灘上的一切，同時也撕裂了所有人的心！

神僧喃喃念道：「朝存夕亡，剎那異世，譬喻風霜曉露，倏忽即無，一剎那間轉瞬即是來世。」眾人皆唏噓慨歎，現在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救援而已。

巨浪持續了約一個多小時，最後逐漸地變小，海水也開始漸漸退去。飛龍和鳳舞帶領著各人尋找路徑離開。

海嘯侵襲後，途經的沙灘，都受到摧毀性的破壞，映入眼簾的儘是哀鴻遍野，滿目瘡痍；昔日美景天成、風光綺麗的海灘，轉眼間變成遍佈殘骸及垃圾的人間地獄，連樹枝都掛有屍體，儼如鬼域！

眾人雖急欲離此險地，免得再受海嘯侵襲，但眼前景象，實無法袖手旁觀，坐視不理。在飛龍和鳳舞的指引下，眾人

懷著沉痛哀傷的心情協助展開救援工作。

大批救援人員終於抵達，飛龍、鳳舞向他們交代所救傷者的狀況後，便帶領各生還者離開，以免阻礙救援。

只見一位救援隊隊長望著飛龍和鳳舞的背影，嘖嘖稱奇地對同僚說：「你看，他們竟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裏救出那麼多傷者，而且還處理得那麼妥當，他們到底是什麼人？」他當然得不到回覆，也不由得他另作別想，因目前最重要的是開始展開救援工作。

僥倖生存的遊客，幾經轉折下，總算遇到一些雖已擠滿乘客，但仍繼續接載生還者離開的交通工具。虎口餘生，各人皆千多萬謝飛龍、鳳舞的救命之恩，方才各自離去。

兩位高僧臨別前緊緊地握著他們的手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此乃敝教聖物，有莫測的能量，能助兩位化險為夷，請好好保存，告辭了。」說罷，兩位高僧微笑轉身離去，並沒有讓飛龍和鳳舞有開腔的機會，他倆也只得望著兩位高僧的背影躬身行禮。

在握手之際高僧已將聖物交到兩人手中，兩人張開手掌一看，只見手中水晶狀的舍利子，光芒乍現，整個人頓覺豁然開竅，心領神會，猶如武俠小說所講的「打通任、督二脈」，從未有如此通透澄明之感。

良久，兩人輕輕吁出一口氣，驍然而笑。還是跳脫爽朗的飛龍先開口：「我們各自先回酒店打點一下，再相約出來一聚，可好？我住悅榕莊酒店（Banyan Tree Phuket），你呢？」

溫文練達的鳳舞，忍不住慧黠的笑說：「莫非真要跟你耗上不可？我也是在悅榕莊酒店落腳。」說罷，兩人仰天大笑。

第二章 惺惺相惜

悅榕莊是泰國布吉島上數一數二的頂級度假酒店，被譽為亞洲一級度假村之一。鳳舞住在泳池別墅（Pool Villa），而飛龍則住在湖濱泳池別墅（Lagoon Pool Villa），兩款別墅每晚租金都超過一千美元。

兩人相約在酒店裏的 Banyan Cafe 聊天，他倆都不約而同地點了特濃咖啡，這裏的特濃咖啡帶點焦糖味道，香濃馥郁，令人一試難忘，加上鳳舞最喜愛的香脆杏仁曲奇餅，真是最佳搭配。

飛龍聞著香噴噴的咖啡說道：「海嘯後機場一直關著，不過晚上就會重開，到時一定有大量的遊客急著坐飛機離開，我看我們還是多停留三兩天才走，你覺得如何？」

「對。」鳳舞和議，接著望向飛龍，好奇地問：「飛龍，你我之前素未謀面，為何沙灘初遇時你已知道我姓龐？」

「我是猜的，不過也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把握。」飛龍狡黠的笑著說。

「猜？如何猜？」

看著鳳舞搔著頭皮疑惑不解的樣子，飛龍笑意更濃：「這關乎諸葛家的祖訓，是爸爸告訴我的。我們的祖先諸葛亮是哪號人物，相信不用我多介紹，他留給後代一個錦囊，讓子孫世代相傳。內容大致是這樣的，他推算在我們這一代，文昌星和文曲星將再度相遇，術數界稱之為『昌曲會』。」

飛龍呷一口咖啡，感慨地說：「上次昌曲會是我們的先祖『臥龍與鳳雛』，但因其中一星過早殞落，剩餘的一星縱然蓋世奇才、智計超群，亦孤掌難鳴，應了水鏡先生的預言：『臥龍雖得其主，卻不得其時，惜哉！』最終都不能成就破吳滅魏的大業，成為歷史上的一個遺憾！」

「是的，先祖鳳雛英年早逝，也只能歎句天意弄人！」鳳舞輕輕嘆息。

飛龍續道：「據錦囊所示我乃文昌星托世，將與再世文曲星的龐姓後人，於今冬之大災難中首度相遇，攜手救災。今天在沙灘上的兩位神僧正是前來見證，還把兩件聖物水晶佛舍利交予你我二人。昌曲再世乃拔萃超群之人物，非一般泛泛才俊可比擬。環顧沙灘，就只有你先知先覺，加上你儀表非凡、器宇軒昂、風度翩翩……」飛龍送高帽之餘不忘打趣鳳舞一番。

「飛龍，夠了夠了。我當時急得差點沒把喉嚨給喊破，

哪來翩翩風度可言？」鳳舞給飛龍逗得啼笑皆非，接著說：「上次昌曲會距今已有千多年，此番重遇，必另有啓示。」

飛龍認真道：「不錯，雖然事隔一千多年，但我國部分人民仍處於赤貧，所慶幸的是天下尙算太平，不像我們祖先生逢戰亂；而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處事高瞻遠矚、腳踏實地，國際聲譽日隆，我們這番可說得逢明主！」

鳳舞點頭贊同：「更適逢其會！天下萬事萬物衰極必盛、物極必反，沉睡兩百多年的巨龍顯然已漸漸甦醒。」

這話正合心意，飛龍不住點頭和應：「如蘇軾所言：『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異人』，你我此番相遇，不單能為振興中國文化及經濟盡一分力，說不定能為祖國在國際舞台上爭取最重要的一席位，這才不負這一場千年難遇的『昌曲會』！」兩位年輕人暢論鴻鵠之志，不亦樂乎！

飛龍突發奇問：「鳳舞，我聽爸爸說先祖諸葛亮也分別把錦囊授予鳳雛後人，經歷這麼多年代，是否能安然傳到你手中？」

鳳舞聞言，頓有所思，臉上瞬即掠過一抹哀愁，呆呆的不作聲。融洽的氣氛突然給凝固了，飛龍關切地問：「好兄弟，有心事？我能幫上忙嗎？」

鳳舞回過神來，輕輕搖頭，且深深嘆了口氣，嘴角硬擠

出一絲淺笑：「沒事，只是你剛才的問題令我想起數年前發生的一宗交通事故，爸媽在意外中不幸身亡了。」

「啊，對不起。」勾起鳳舞的傷心往事，飛龍深表歉意。

「不要這樣說，可是你知道嗎？也正因為那次意外，讓我得知有關錦囊之事。」

服務員再端來兩杯熱騰騰的特濃咖啡，鳳舞徐徐呷了幾口，似要把起伏的思緒平靜下來。

「事情發生在三年多前，那天是黑色星期五，亦是耶穌受難節，早上我到球場練習美式足球，還相約爸爸下午開車子來接我。當我走出球場時，爸爸的車子剛好抵達，看見平時最疼愛我的媽媽也一道同來，我真的樂透了。媽媽工作非常繁忙，因此我們一家子極少有機會一起共進午餐，心想，這回一定要扯著媽媽去吃大餐，我高興得蹦跳著與他們揮手。」

鳳舞拿著精緻的小銀匙輕輕攪拌剩餘的咖啡，望著杯中轉動的旋渦，淒然嘆道：「可是命運之神往往在你最不留神的一刻，就來試練你。我跟爸媽就只那麼十來米距離，突見一老伯在爸車前一、兩米處衝出馬路，爸本能地急促煞車並把車軚扭向另一邊，以免把老伯撞倒；由於太急速的扭轉，導致車子失去控制，橫向甩出，接著『隆』一聲轟然巨響，車

頭直插入旁邊停下的貨櫃車底。」

「目睹整個意外過程，我簡直無法相信眼前突如其來的巨變，腦海一片空白，呆立數秒後才懂得反應。我失控慘叫，拔腿向失事汽車狂奔，希望能儘快救出爸媽。當走近時，見到車窗玻璃已全部碎裂，車頭壓成廢鐵，連同爸媽的下半身緊緊的夾在貨櫃車底，要救亦無從入手；但見爸爸和媽媽血流滿面，血液正毫不留情地從爸媽身上急速流溢，傷勢非常嚴重。那一刻，我意識到我摯愛的雙親將離我而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我大聲哭叫著撲向媽媽，只見媽媽了無氣息，已當場死去，我傷心得肝腸寸斷、頭昏目眩，從車窗攀身摟著媽媽的遺體，一邊痛哭嗥叫，一邊察看爸爸的情況。」

「爸爸仍然清醒，但痛苦非常，情況極之危殆，他氣若柔絲的叫我過去。我擁著虛弱的爸爸，他緊緊抓住我的手，囑咐我兩件事：第一件事，告訴我到銀行保險箱取閱祖傳的錦囊；第二件事，竟然要我原諒衝出馬路的那位老伯，切勿對他苛責。沒等救護車到來，爸爸已嚥下最後一口氣，永遠離我而去。」憶述至此，鳳舞雙眼濕潤，不停的眨著眼睛，強忍著湧出眼眶的淚水。

「我的心痛得如被千刀萬剮，摟著爸媽的遺體嚎啕痛哭。消防及救護員到場後，幾經辛苦才把我拉到一邊，好言

安慰。就在此時，我從充滿淚水的雙眼中朦朦朧朧地見到剛才那個衝出馬路導致意外發生的老伯，他正呆若木雞的站在不遠處。我實在怒不可遏、悲憤填膺，哪還理會爸爸的囑咐？只顧發狂地直奔向他，狠狠抓緊他，使勁地搖晃著，大吵大鬧的，要他把爸爸媽媽還給我。」

「那老伯恍如泥塑木雕，任憑我叱罵、搖晃。眾人見狀均前來規勸並把我們分開。老伯突然仰天失笑，卻淚如泉湧，啞聲地對我說：『小朋友，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法子把爸媽還給你，我是罪人！我是罪人！』」鳳舞搖搖頭，愁容滿面接著說：「雙方的情緒都相當激動，警員刻意把我們分開，先把老伯帶上警車，而我則被安排在救護車裏等候著爸媽的遺體。」

「親友前來醫院陪我辦理手續，折騰了一天，拖著身心俱累的身軀回家，走進爸媽臥室，看著牆上那幅樂也融融的全家福合照，回想往日溫馨片段，原本幸福的家，如今只剩我孤單一人，獨力承受著錐心蝕骨、永不磨滅的痛楚！造成這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那個老伯，我痛恨他，今生今世絕不原諒他！一想到這裏，腦海中突然浮現爸爸臨終時的遺囑，要我原諒老伯，我實在無法說服自己，但這卻是爸爸要我做的最後一件事……」

「經過一整晚的煎熬與掙扎，縱使情不甘心不願，最終還是決定遵照爸爸的遺願，原諒那老伯；雖然我不明白爸爸要我這樣做的深意，但我確信他也不想我活在痛苦的仇恨深淵中。我準備吃過早點就去找那位老伯，當我拿起早報一看，真的嚇呆了，報上不單有父母交通意外雙亡的消息，也記載了那位老伯被旅遊巴士輾斃的新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飛快地翻閱該則報導。」

「內容大致是這樣的：一名年約六旬老翁，昨天下午疑因失心慌衝出馬路，導致兩死交通意外事故後，於昨晚深夜時分，再度展開生死之旅，衝出馬路，一輛迎面而來的旅遊巴士，來不及煞停，將他輾過並壓在車輪下，司機及部分乘客下車查看，老翁橫倒血泊中，情況危殆。在場人士稱，老翁死前斷斷續續的說著：『我只能賠我這條殘命給你，對不起！』救護員到達現場搶救時，證實老翁已經死亡。據說這位老翁經常在這區馬路上亂闖，險象環生。數名街坊向記者透露，這老翁是獨居者，性情古怪，爲了尋求生死之間的刺激感覺，經常衝出馬路與汽車鬥快，每當成功後臉上就流露出滿足的笑容。街坊續稱，他最後更上癮成癖『唔玩唔安樂』。這可能是因多年前妻兒離他而去，無人照顧和關懷而導致他有輕生的念頭。」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爸爸生前可能曾遇過老伯，知道他的狀況，猜想到他們的死將為老伯帶來終生的悔疚，如果我再加以譴責和怨懟，對已有輕生念頭的他，只會加速尋死的步伐。當我看完這則報導後，簡直悔不當初，非常惱恨自己處事不夠冷靜，令事情沒有轉彎的餘地，這可說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遺憾。」鳳舞長嘆一聲，沉靜下來。

遭逢巨變後，鳳舞不單改變了他的人生觀，性格也變得內斂沉實，處事更為客觀冷靜。

飛龍俯身向前，伸出右手，輕輕拍著鳳舞的肩膀，誠懇地說：「所有難關都給你通通闖過，你真堅強。」

鳳舞感謝飛龍的關懷，微笑說：「事隔三年多，一切創傷皆已平伏，現在我腦海中只留下和爸媽共聚的快樂回憶。」

飛龍見鳳舞回復常態，希望紓緩一下沉鬱的氣氛，故借意打趣鳳舞說：「鳳舞，你真了不起，不愧為器宇軒昂、翩翩風度的美少年。」

「Oh my God！飛龍，你這張油嘴又來了，還有沒有更好的形容詞？」鳳舞笑得頻頻搖頭。

飛龍就更加得意：「有有有，要多少有多少……」

真是「啡」逢知己千杯少，兩人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直至咖啡室打烊還未盡興，唯有轉移陣地到鳳舞下榻的別墅再

聊。

兩個俊美少年，各自寫意地窩在大沙發裏，邊吃零食邊聊天。

飛龍笑望著鳳舞說：「當我第一眼見到你，真是有點突然。」

「哦，何解？我又沒長三頭六臂！」

「請恕我直言，你先祖鳳雛其貌不揚，我直覺認為你的外表也跟鳳雛差不多，但出乎意料之外，你的樣貌和儀表竟是世間罕見的清麗脫俗。」

鳳舞也笑著回答：「謝謝你的讚賞。由於我先祖的遭遇，深明除了內在涵養與學識外，外在儀表和容貌亦十分重要，所以鳳雛之後人代代必娶賢慧美麗的女子為妻。你看，我媽媽更是貌若天仙。」

鳳舞從褲袋取出真皮錢包，裏面放著一張父母與他的合照，珍而重之地打開遞給飛龍看。

飛龍不禁由衷讚嘆：「曄！伯母果真天姿國色，怪不得你英俊非凡了。」飛龍忽然面帶愁容，欲語還休：「唉……」

鳳舞立刻關切地追問：「什麼事令你突然憂愁起來？」

飛龍直瞪著鳳舞，故作陰深地笑說：「希望日後你不是我的情敵就好了！」

鳳舞總是給飛龍逗至哭笑不得，沒好氣的回敬他：「彼此彼此，你不單瀟灑俊朗，加上嘴甜舌滑，在下實在甘拜下風，怎可能是你的對手！」兩人縱聲大笑。

鳳舞與飛龍一見如故，都想進一步瞭解對方：「飛龍，你現在在哪上學？我想知道你多點？」

「No problem，我已考取醫學博士學位，目前在美國哈佛大學修讀物理博士課程。爸爸任職於 NASA(美國太空總署)，擔任發射穿梭機的工作。爸爸也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物理系，取得博士學位，是公認的物理天才，有『東方費曼』之稱。媽媽的學業和樣貌同樣出眾，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後，再獲統計學博士學位。現職通用汽車的採購部總經理。他們的工作都非常忙碌，想一家子一起吃頓飯也得預約！不過，他們還是對我照顧周到、疼愛有加的。鳳舞，那你現況又如何呢？」

「我現在在史丹福大學修讀生物科技博士課程，真湊巧，之前我也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而我現在的監護人標叔叔，是爸爸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死黨兼中小學同學，因此，標叔叔待我有如親子，關懷備至。標叔叔是機械工程碩士，現在仍是單身漢，他是屯門區一所 Band 3 之中最 Band 3 的天主教男校校長。」

「聽標叔叔說此校每年最少有五分之三的教職員離職，其中約有三成教職員曾被學生毆打。同學之間的毆鬥更是每日的必修科目。這間暴力學校成立六年來，已有兩名學生被打至終身殘廢。屯門反黑組經常派警車充當校車，到學校接送學生往返警署，此校學生犯罪率可算是全港之冠，而犯罪類別更是五花八門、花樣百出。」

「有一次標叔叔被傳召到法庭做證人，要指證他的學生在學校門口用利剪傷人。事後叔叔告訴我，起初法官判被告罪名成立，留案底及入男童院感化半年，怎料被告立即破口大罵，把法官的祖宗十八代一次過問候還不夠，更脫去腳上的一隻波鞋兇狠地瞄準法官扔去。那位法官也真能文能武，不負眾望，他反應敏捷地以一招餓虎擒羊，不偏不倚地把波鞋接個正著，然後不屑地說幸好讀書時他是學校籃球隊隊長，否則就當殃了。隨後加判被告藐視法庭，更即時將刑期增長至一年。」

「厲害、厲害！哈哈……」飛龍就像聽到最令人發噱的笑話一樣，笑彎了腰。

鳳舞也忍俊不禁，搞不懂標叔叔為何會把學校弄到如斯田地：「該校學業成績更不用多說，多年來皆居全港校際最惡劣成績之首；中學會考成績更是誇張，全級應考生只合共取

得五個 E 級。他這個校長在出席校界同儕的研討會或聚會時，總給其他教育界人士或校長拿來做反面教材，當作笑柄，簡直無地自容。預科班當然年年辦不成。因此，標叔叔唯有運用他的權威，軟硬兼施、威逼利誘，要我犧牲半年的時間來救亡，進入這所魔鬼學校就讀，搞搞新意思，以圖幫忙提高學校的素質。他更憧憬學校如能出個十優狀元，便可吐氣揚眉，下次再有聯校聚餐或研討會時，他更可一嘗大吹大擂的滋味，不用再做縮頭龜了。」

此時飛龍已笑得淚水直標，差點沒窒息，未待喘息又再開腔：「妙、妙、妙！鳳舞，那你是否決定施以援手，拯救令叔？」

鳳舞沒好氣地白了一眼，然後扮了個鬼臉道：「我哪敢不依標叔叔的，他那疲勞轟炸術可運用得真夠出神入化，不就範休想好過！說實話，就算他不開口，我也打算幫上這個忙，雖然這是所最最差勁的 Band 3 男校，但卻是標叔叔唯一的寄託。」

飛龍興致勃勃的問：「鳳舞，可否帶我到令叔的學校玩玩？直覺告訴我，此行定必十分有趣及具挑戰性。」

「真的嗎？如果你真的願意，我當然求之不得了！有你做伴，簡直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鳳舞喜出望外。

「鳳舞，你打算何時回香港展開救亡行動？」

「我打算在一月三日元旦假後上叔叔的學校報到。屆時直接由泰國回港，暫住標叔叔家。你的行程又如何？」

「一月三日定來得及和你會合。我爸爸在香港有兩個物業，一個在赤柱，另一個在馬灣的珀麗灣，住宿不成問題，但我得先回美國走一轉……」

鳳舞立即接口說：「對，你這個孝順子，總得找個藉口讓令尊及令堂安心放你回港。」

飛龍猛力擊掌，喝彩道：「真是知己難求，這麼短時間你就那麼瞭解我，我們真不愧是天生的一對智多星。」

一說智多星，這次輪到鳳舞突發奇問：「飛龍，你是否精通諸葛神算、紫微心易和八陣圖等等？」

「不算精通，只略懂皮毛，這次找你也是用奇門遁甲的方法……」

兩人相識雖短，但已有推心置腹、相逢恨晚之感。兩人天文地理，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終，談了兩天兩夜才不捨地告別。就像當年才十五、六歲的鳳雛，得知水鏡先生是曠世大賢後，便專誠從老遠的襄陽跑到潁川去拜訪他，為的是求他賜教。鳳雛到達時，水鏡先生正在樹上採桑，給坐在車上的鳳雛發現，便和他展開馬拉松式的對

話。他們談論德行、仁義、治國、戰策，就這樣喻古諷今、怵怵而談了一天一夜後，水鏡先生大為震驚，望著眼前這個相貌平凡，看起來有點驚鈍的少年，竟語出不凡，才高八斗，堪稱驚世奇才。亦因此，水鏡先生大表讚賞之餘，且美譽他為「南州士之冠冕」。

在超凡賢士的世界裏，真是「千金易得，知音難求」。飛龍與鳳舞的相遇，也正因為如此而顯得惺惺相惜了！

第三章 牛刀小試

鳳舞正與網友聊天，忽聞汽車駛入大宅泊車的聲音，心跳即時以倍計加速跳動，這一驚非同小可。鳳舞連 Goodbye 也來不及對網友說，便匆匆關掉電源，再使出一招「瞬間轉移」大法，極速閃身上床，接著大被蒙頭。

時間掌握得剛剛好，接下來便響起數下輕輕的叩門聲，房門被推開，一個龐大的黑影徐徐移近床邊，伸手輕搖鳳舞，低聲說：「好侄兒，你看，叔叔給你買了很多美味的夜宵，快來嘗嘗！」

對不起，忘了介紹，這座九龍塘又一村的獨立大宅正是鳳舞的監護人標叔叔所擁有的，來者正是「疲勞轟炸」術了得的標叔叔。

標叔叔全名陳普洱(Bill Chan)，年約四十五、六歲，是個體重超過二百磅的大胖子，身高約五呎六吋，面形橫闊，圓眼圓鼻的，架著副 Armani 啞克色粗邊膠框眼鏡，一對耳珠肥厚且長，一如笑佛，可見從小便福緣深厚；事實上他也是一直過著安逸自在的王老五生涯，重點值得一提，他便是屯門

區「藍地天主教中學」(即那間魔鬼學校)的校長。

標叔叔有事相求，自然有備而來。鳳舞在冷氣被下假裝已睡熟，一動也不動。標叔叔見狀，哪有放棄的道理，他一邊更加使勁地搖晃著鳳舞，一邊撐開嗓門大嚷：「天呀！我的好侄兒，你不是昏了吧？快醒來！快快醒來呀！」

不用多說，以標叔叔永不言棄的性格，鳳舞自知劫數難逃，只好有氣無力地坐起來，哭喪著臉向標叔叔哀求：「尊敬的標叔叔大人，我已遵照您的意思來了香港，再過兩天就到貴校展開救援行動，絕不抵賴，您可用不著每晚買宵夜回來給我吃，更無須陪我夜夜聊至天明，我不想再增磅了，只想好好睡上一覺，晚安，標叔叔。」說罷，倒頭欲睡，可憐的鳳舞實在受不了標叔叔的每晚發功。

陳普洱是何等人，鳳舞既然醒來，又怎會輕易饒了他。當鳳舞的背脊還差那麼幾厘米便觸著床褥時，標叔叔及時使出看家本領擒拿手，一把抓住鳳舞的雙肩，笑容滿面地說：「乖侄兒，陪叔叔吃完宵夜才睡，來來來。」說罷，哪管鳳舞願不願意，一把拉起他往睡房的沙發塞去，然後喜孜孜地攤開食物。

標叔叔邊嚼著香噴噴的烤乳鴿，邊氣鼓鼓地說：「小武，叔叔的學校今天又上頭版了！搞不懂你們這一輩的年輕人，

爲何如此好勇鬥狠，EQ 又低，一點兒不合意就大打出手。最可恨的還是那班記者，老是死纏不休，問我如何處置昨天爭計程車而集體打鬥的六個學生？再者如何改善學校的素質？又說外界一直對本校劣評如潮，看我有何想法？啐，我要是有辦法，就不會常有這等羞家事見報了！」標叔叔伸手再取一隻椒鹽瀨尿蝦，並迅速地偷瞄鳳舞的反應，但見他木無表情、目光呆滯地吃著燕窩撻，便試探道：「小武，你認爲如何？」

鳳舞真的給標叔叔纏得無法安寧，於是假裝聽不懂：

「哦，這燕窩撻味道不錯呀！可是我累透了，還是刷牙睡覺好了，叔叔晚安。」正要站起，立即給滿手油膩的標叔叔硬生生拉下。

「小武，叔叔真是夜不安寐、食不下嚥，(買回來的夜宵大部分都祭了他的五臟廟了，這可算食不下嚥?)你於心何忍？好歹也得爲叔叔想個法子！」

鳳舞深知如不誓神劈願保證幫叔叔解決問題，今晚休想睡好，便說：「不是已說過包在我身上嗎？況且還多了個跟我不相伯仲、智勇雙全的諸葛飛自願襄助，我保證一定讓你有機會在同儕面前耀武揚威一番，再見報時必定是光宗耀祖的美事，這樣可好？」爲求脫身，誇大其詞也再所不計。

標叔叔頓時眉開眼笑：「此話當真？那就全靠你們了。」

最終還是聊至夤夜，才斯斯然地回房休息。

一月三日早上，標叔叔駕著他的藍色寶馬座駕，載著鳳舞沿屯門公路往學校方向飛馳。

標叔叔是名副其實的車迷，座駕當然是非一般的寶馬房車。它是德國的 ALPINA 改裝車廠的最新型號 ALPINA B7 藍色(ALPINA BLUE)寶馬 7 系改裝房車，最大馬力為 500 匹，而極速為每小時 300 公里，是當今最快和最豪華的寶馬 7 系房車。

車子抵達校園，從校門電閘駛入學校足球場邊的停車場，兩人相繼下車。鳳舞環顧四周，感觸良多，這是他第二次踏足此地。

屯門區藍地天主教中學（簡稱藍天）的辦學團體是天主教美國神父修會。整個校舍共分四座，其中一座只有兩層高，樓上為大型禮堂，樓下則是飯堂及小賣部；另外兩座是六層高的校舍，以 L 形並在一起，地下是有蓋操場及醫療室，對出則是草地足球場和籃球場；東翼那棟校舍二至六樓是圖書館加三十個標準課室；北翼那棟二樓是校長室、教員室、祈禱殿及美術室，三至四樓為多用途教室及特別專用課室，包括展覽廳、電腦語言室、電腦室、實驗室、英語活動室和兩

個音樂室等，而最特別的是視聽廳，由於是上下兩層打通，就如一間迷你戲院一樣，加上一個特大的投影螢幕，同學在觀看教育媒體時可說非常舒適。五及六樓劃為神父和留宿校工的宿舍，學校外牆更設六層高人造攀岩場。

鳳舞的目光停留在一座只有一層高的校舍，呆呆地發著愣。這其實是一個標準室內恆溫泳池，泳池長 50 米、寬 21 米，而水最深處為 1.8 米，水溫因應氣候變化保持在 29 度至 33 度之間，室內以至更衣室均有暖氣設備，學生一年四季皆可享受游泳的樂趣；泳池旁更設有數百座位的冷暖氣觀眾席，舉行水運會可不假外求。

同區學生簡直羨慕得不得了，這樣設備齊全、美輪美奐的泳池，一般的津貼學校連做夢也不敢想，更何況還勇奪全港學校最佳泳池大獎呢！何以陳普洱校長這麼神通廣大，竟可擁有這令人又羨又妒的游泳池？這和鳳舞是有段淵源的，亦是鳳舞發愣的原因！

泳池外牆鑲嵌著大大的、銀光閃耀的八個鋼製大字「龐厚德紀念游泳池」。龐厚德何許人也？正是鳳舞已故世的父親！

話說當年學校只計畫興建一個小型室外游泳池，標叔叔正為籌款事宜傷透腦筋。恰巧某位極負盛名的私校校長邀請

他參加晚宴，標叔叔靈光一閃，心想：「這些豪門夜宴儘是官紳雲集、衣香鬢影，說不定碰上一、兩個樂於捐獻的富豪，興建泳池的款項就有著落了。」

宴會當晚，標叔叔被安排與幾位商人同坐，酒過三巡，個個酒酣耳熱，開始高談闊論、口沫橫飛，席間一位經常在報章經濟版接受訪問的國內新晉富商，聽到標叔叔正為學校興建泳池籌款，立刻盛意拳拳、義不容辭地說：「正所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生意人一向予人庸俗的感覺，難得有機會為我們未來的主人翁盡一分力，我願意贊助港幣四百萬元給貴校。陳校長，動工前請提早通知我以便安排首筆撥款。」說罷把名片遞給標叔叔，席間各人均為此富商之慷慨解囊、樂善好施而讚歎不絕，標叔叔真是連做夢也沒想到竟交了這樣的好運。

他依照國內新晉富商的吩咐，於開始動工前致電給他以安排撥款，怎料一連找了幾天都撲空，標叔叔頓覺不妙。

泳池動工在即，再等下去也不是辦法，便嘗試造訪富商在香港的辦事處，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剛巧給他碰個正著。富商一見標叔叔，立即請他到會議室詳談。

怎料一踏進會議室，未待標叔叔開口，富商即時變臉，惡形惡相地叱喝道：「你們這些人是否書讀得多讀壞了腦？不

接電話就是不想再與你交往，你還跑上來幹啥？」

標叔叔見富商跟宴會當晚完全兩樣子，不禁大吃一驚，激動得有點口齒不清：「你、你說捐四百萬……」還未說完，已給截住了。

富商一邊吸煙一邊誇張地大笑：「所以說你讀書讀壞了腦，這把年紀還這麼天真，人家吹吹牛你就當真。」

「但是你親口答應……」

「我和你簽了合同嗎？四百萬元給你這所垃圾學校建泳池？你自己也不好好想想，憑甚麼接受人家的施捨？」

標叔叔實在無計可施，唯有忍氣吞聲地懇求道：「我實在等著撥款動工，不如您捐一半二百萬可好？其餘的我自己再想辦法，請您務必幫幫這個忙。」

「別開玩笑了，告訴你，我一分錢也不會給，這些錢留著泡妞好了！」富商似乎意猶未盡，補充道：「世上從來就沒有免費午餐這碼事！下次放聰明點，別再受騙了，蠢材！」說罷往標叔叔臉上噴了一口煙，哼著轉身步出會議室。

碰了一頭一臉灰回來的標叔叔，悲憤莫名，他畢竟是個老實人，雖怪責富商背信棄義、卑鄙無恥；但也責備自己急於求成、太過愚魯，落得被人欺騙的收場，越想越羞愧內疚。但有關泳池動工的問題，已是騎虎難下，怎樣解決才是當務

之急。

連日來標叔叔疲於奔命，到處籌募資金，卻沒有一個好消息。晚上，他在書房裏看著泳池的圖則懊喪不已。

自出娘胎以來，萬事一帆風順，哪有遇過什麼風浪，怎料一碰上便翻船了，越想越覺得自己不濟，紅著眼睛在窗前跪下向天主禱告。此時，房中電話突然鈴聲大響，標叔叔沮喪地提起聽筒，不料竟傳來一把熟悉親切的聲音。

來電者正是與他從小玩到大的好友兼死黨龐厚德(Dick Pang)，亦即是鳳舞的父親。老友來電問好，標叔叔突然鼻子一酸，哽咽著把連日積累的憂鬱及籌建泳池不果等事件一一向龐厚德傾訴，這畢竟是標叔叔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大挫折。

龐厚德聽罷，安慰道：「阿 Bill，經一事長一智，勿愁。我來電就是想看看你近來有什麼新搞作，你也太可惡了，明知我向來為善不甘後人，籌建泳池也不算我一份，你還當不當我是老友？」

標叔叔對摯友肯拔刀相助感激得涕淚並流，嗚咽著說：「阿 Dick，謝謝你……」未待標叔叔說完，龐厚德接著道：「資金不成問題，你知我是個完美主義者，要做就要最好的，我希望藍天的學生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天候享受游泳的樂趣，所以我要贊助一個標準室內恆溫泳池給藍天。」

最終藍天室內恆溫泳池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正式落成，興建費用超過港幣一千五百萬元，承建費全由龐氏慈善基金撥款支付。只可惜龐厚德因車禍辭世不能親身主持啓用典禮，標叔叔為表揚這位摯友兼慈善家，故把泳池命名為「龐厚德紀念游泳池」，並由鳳舞代表父親主持典禮儀式。

見鳳舞呆望著泳池，標叔叔悄悄走近輕拍他的肩膀，低聲說：「當我每次進入這泳池時，就有一種投入你父親懷抱的感覺，令我回想起過往與這位莫逆之交的許多快樂時光，我相信他從沒離開過我們。」

鳳舞微笑著點點頭，贊同標叔叔的說話：「您說得對，爸媽從沒離開過我半步，而且還時刻陪伴在我左右！」

標叔叔帶著鳳舞走進他的辦公室，嗯！應該是校長室。不知怎的，鳳舞今天老覺得渾身不自在，總是坐立不安。其實原因很簡單，他今天穿了整齊的校服，這也難怪，自七年前應邀入讀史丹福大學後，就再沒穿過校服了。最要命的還是那條領呔，令他有呼吸不暢之感。可能因體形高大，加上眉宇間的一絲憂鬱，穿上校服的他，看起來有點怪怪的，但總括而言，還是無法掩蓋他的瀟灑俊朗。

兩人坐下聊不到半分鐘，就聽到敲門聲。標叔叔聲如洪鐘叫道：「請進！」門被推開，進來的正是另一位英俊挺拔的

男生——飛龍。校服 Look 的飛龍反而相當不錯，這可能是與他跳脫活潑相互襯托而產生的微妙化學作用吧！

飛龍笑容燦爛地向兩人打招呼：「陳校長早晨！」然後故意誇張地從頭到腳打量著鳳舞的校服裝扮：「帥得不得了！英俊小生，別來無恙？」

實在拿這個頑皮的飛龍沒法，鳳舞搖頭笑說：「很好，謝謝。不過說到帥，可怎也及不上你，把校服穿得像 Fashion 一樣，恐怕就只有我們的飛龍有這種能耐了！」

三人異常投契，一坐下便滔滔不絕，但並非圍繞著那個令標叔叔「夜不安寐、食不下嚥」的學校問題，而是談論著另一個毫不相干的話題「汽車」。

事緣飛龍踏入校園時，就被標叔叔停泊在車場的那輛寶馬名驅深深地吸引著。不錯，這恐怕是男人(不論老少、不分國界)的情意結，一提到車便眉飛色舞、口沫橫飛，幾乎把愛驅當女友或老婆看待，甚至更為珍貴寶貝，不是嗎？他們可以容忍別人議論評價自己的女友或老婆，且偽裝成寬宏大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當有少許批評他們愛驅的聲音時，就得理不饒人，務必據理力爭、以正視聽。

標叔叔本來就是個百分百的車癡，念大學時修讀機械工程，畢業後當了幾年機械工程師，對汽車的結構可是瞭若指

掌。他特別喜愛寶馬汽車，有一份執著和堅持，從不駕駛其他品牌的汽車。當飛龍稱讚他的座駕時，他興奮得真想把飛龍認作親生兒子。

由於飛龍和鳳舞也是內行，他們更進一步討論關於汽車食素的潮流。「汽車食素」就是改用生物燃料代替石油，這方面歐美已引用多年。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最近的統計資料，生物燃料已經成爲全球第四大能源，僅次於石油、煤及天然氣。其中生物酒精(Bioethanol)及生物柴油(Biodiesel)是現時最被廣泛應用的生物燃料，生物酒精，又稱生物乙醇，以糖類、甘蔗、粟米、小麥、蘆粟和馬鈴薯等，經過微生物發酵將各種生物質轉化爲燃料酒精。

標叔叔說得興起，正想繼續談論歐洲盛行的生物柴油之際，鳳舞看一看手錶，清清喉嚨說：「陳校長，差不多上課了。」

標叔叔這才連忙轉入正題：「高中五年級有文科和理科各一班，飛龍、小武你倆是否分開入讀。」

飛龍望向鳳舞，取得共識後，飛龍答：「陳校長，我打算與鳳舞一起入讀成績較差的一班，我倆雙劍合璧，成效必定事半功倍。」

「沒問題，就照你們的意思辦好了。」

飛龍續道：「另外有勞陳校長儘快改善禮堂的音響及投影

設備，還有安排下星期六為家長日。」

標叔叔貴為機械工程碩士，雖識多見廣，但對於飛龍要求所辦之事意欲何為，也實在摸不著頭腦。鳳舞見叔叔呆頭呆腦的，只懂張口不懂反應，便說：「校長，請照辦就是，很快就會有答案了。」

標叔叔好像機械人般無意識地回答：「哦！好的，好的…！」鳳舞與飛龍相視點頭、會心微笑。最後，他倆選擇入讀較差的 5A 文科班。

當八點三十分上課鐘聲一響，他倆正好踏入 5 樓 501 中五文科班的教室。課室內只有不到二十位同學，一半座位還是空空的，不知是遲到還是不到。

據標叔叔形容，每天大約都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逃學。可是肯回課室上課的學生，也不見得好到哪裏；有些在玩撲克牌，書桌上還放着賭注，有些睇漫畫、有些看雜誌、有些在玩手提遊戲機，總之各適其適，就是沒有溫習課本的。還有，中間兩行最後排圍着四、五個學生好像「流氓講數」的樣子，口裏嚼着香口膠，身體不停搖晃着，沒有一點像人樣。

飛龍走到課室最左邊近窗的一排，坐在第五個位子上；鳳舞則走到課室最右邊近門的一排，在第六個位上坐下。兩人坐定後，互望換了個眼色，然後開始行動，他們各自向前

後左右的同學自我介紹及打探周遭的狀況。

5A 班的班長是個綽號叫「大象」的同學，為人健談且品性溫和，全班的上課出席率他一直遙遙領先；另一個綽號「皇馬仔」，性情溫馴，極熱愛足球運動，是全校的風紀隊長，算是該校的模範生了；而全班兼全校最麻煩的學生，就是孟嶽，綽號「萬惡」，他的身材不高，約五呎二吋左右吧，但四肢十分發達，雙臂長著粗而捲曲的手毛，性格跟三國演義中的孟獲十分相近，只是比孟獲更野性難馴。

萬惡的爸爸名孟豐，因兒子就讀藍天的關係，經常樂於做些捐獻給學校，故很快就成為藍天的校董；據知他從前曾是傳統黑幫社團的主事人，江湖中人給他綽號「滙豐」，社團創始人是萬惡的爺爺，一向活躍於油尖旺區。孟豐為人粗中有細，精明能幹，且理財有道，更在香港最輝煌的八、九十年代把社團的產業和公司企業化，成功把兩家公司在主版上市。俗語說發財立品，自此孟豐經常參與慈善活動，惠澤社群。

孟豐在他的圈子中可說是八面玲瓏、揮灑自如，從沒擺不平的事。但人生於世，難免總有遺憾，所指的就是他的寶貝獨子萬惡。孟豐因業務繁忙，很少時間與兒子相處，可能因內疚的關係，從小就對他溺愛有加，也從不打罵，因而養

成萬惡唯我獨尊、橫行霸道的性格。所謂母慈滅子，孟豐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沒能好好管教孟嶽！

萬惡身邊有個死黨兼書僮，綽號「紙老虎」，從小學一年級到中學五年級都是同班同學；身高約五呎十吋左右，體格魁梧、濃眉大目的，性格卻十分軟弱，與威猛的外形大相徑庭。別的不好，就只愛玩電腦 online game 及各式電子遊戲機。

僅短短數分鐘，兩人已掌握了不少關於老師和同學們的資料了。

負責把風的同學壓低聲音急急通傳：「走鬼呀！走鬼呀！」只見所有學生於十分之一秒內把所有道具收起，可見平日訓練有素。

第一課是中國歷史，踏進教室的是位年方三十的女教師。班長「大象」立刻道：「起立！」只有大約十二、三位同學應聲慢慢站起，有神沒氣地叫道：「李～老～師～早～晨～」聲音之詭異比靈堂前法師的喃嘸誦經聲更加驅邪辟妖。

沒等老師說：「同學們早！」，學生們已各自坐下，繼續交頭接耳。李老師亦好像習慣了學生們的行為態度，根本不當一回事，自顧自的坐下，還從小袋裏取出一面精緻的鏡子，撥撥頭髮、托托眼鏡，整理完儀容後，才清清喉嚨開始講課。

「同學們，請打開課本，今天的課題主要是講解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我先講一講課程內容……」

李老師一開始朗讀，同學們就好像聽到最美妙的催眠曲似的，呵欠連連，有的索性伏在桌上打瞌睡，把課文內容當作催眠曲看待。老師對同學們的反應也似乎習以為常，在無法改變的狀況下，也只好自講自解，學生能掌握多少，就看他們的造化了。

李老師讀完課文後，取出筆記略略講解了兩、三個重點，接著問學生：「各位同學明白嗎？如有問題請舉手發問。」

根本沒有一個學生把老師剛才所講的聽進去，又怎麼談得上明不明白，學生沒反應，老師亦只好假設他們都聽懂了。

事實上，李老師從來也沒敢奢望得到學生的回應，所以她只是無意識地抬頭望一望，正準備低頭繼續講解時，乍見課室左邊遠處高舉著一隻手。這一發現可真非同小可，多久沒見過學生舉手了，望著這只手，李老師激動得有點不知所措。

那隻手的主人見老師遲遲沒回應，便禮貌地輕聲問：「李老師，請問我可以發問了嗎？」

自任教藍天以來，李老師第一次有被尊重的感覺，因此非常感動。要知道藍天有別於其他學校，就是老師從來都不被學生禮待，像李老師那樣沒被學生用粗言穢語叱罵過，已

算上上大吉了，哪還敢有什麼寄望？

李老師望向學生，咦！竟是一張新面孔，而且還那麼英俊瀟灑。喔唷，想到哪去了？李老師回過神來，記起校長說過今天班裏會來兩個由外國回流的插班生。心想這同學可能剛從國外回來，對中國歷史不太清楚，所以勇於發問。她微笑地說：「這位新同學，你叫什麼名字？」

飛龍站起來回答：「老師，我的名字是諸葛飛。」難得有學生肯發問而且又那麼有禮貌，李老師高興得不得了：「諸葛飛同學，請發問。」

「李老師，您剛才說中國的外交政策曾經一度單邊倒向蘇聯，請問原因何在？」

在座的同學不知多少年沒向老師提問過，今天見飛龍發問，感覺非常新鮮特別，便抱著好奇的心態姑且聽聽他倆如何對答。

李老師開始解答：「其實答案很簡單，中蘇關係本來就已經很密切，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發展，蘇聯一直都不遺餘力地支持，以致中方理所當然地傾向蘇聯。」

李老師的答案果真如她所說非常簡單，是時候輪到鳳舞出手了。

李老師發覺又有同學舉手，今天還真熱鬧。一看之下，

原來是另一位新同學，同樣長得非常俊俏，她不得不打從心底問，到底陳校長是從哪招來這兩個俊朗非凡的男生？李老師微笑問：「請問這位新同學叫什麼名字？有什麼問題？」

鳳舞謙虛有禮地說：「李老師，我的名字是龐武。剛才諸葛飛同學的問題，我也有一些見解想提出，請老師指導一下。」實際上是鳳舞想補充一下老師的答案。

一連兩位新生對自己都那麼尊重有禮，李老師真是喜出望外，她難掩滿心歡喜地答道：「龐武同學，請說。」

「我認爲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極需要蘇聯的支援。」

這時諸葛飛再次舉手發言：「龐武同學，請問何以見得呢？」各同學有感諸葛飛在挑戰龐武，立即轉向龐武，看他如何招架。

鳳舞回答：「自從中共建國以來，不但科技落後，經濟疲弱，國庫空虛，欠缺建設的資金與技術，可說要什麼沒什麼。打個比喻，假設你家經濟陷入困局，父母失業，房子又是負資產，更不幸的是家中突然失火，一切付諸一炬，連吃飯也成問題，女朋友見你比見誰都還要驚慌，你會怎辦？」說罷望向飛龍。

所有同學包括李老師在內，見鳳舞反問飛龍，立即又全部轉頭望向飛龍，看他如何接招。

飛龍拍拍胸口故作吃驚的樣子：「嘩，真倒楣！還好我女友見我倒像蜜蜂見蜜糖！」班裏的同學都給他逗得笑開了。飛龍續道：「沒理由坐以待斃，當然找救兵去。」

鳳舞再問：「那向誰求救呢？」

「當然是找既有實力又肯幫忙的老友，然不成上街隨便找個人。銀行就別多想了，因為銀行的錢只借給有錢人！」聽得眾人哈哈大笑。

鳳舞拍了下手掌說：「全中，中國當時的做法就是這樣……」

不知不覺間班裏各員均愉快地融入學習的氣氛當中，爲了加強同學們對課本內容的理解和幫助記憶，飛龍與鳳舞就這樣一問一答、一唱一和，深入淺出的把老師回答得不夠詳細的問題，採用幽默搞笑的方法一針見血地把精要分析出來。

由於他倆學識淵博及瞭解學生的行爲心態，對症下藥，不消二十分鐘就已解說完整節課題。同學們表現得異常投入，而且對課文又加深了認識，相比起李老師三、四節課合共所教的吸收得還要多。

其實家長們公認的好學校(名校)，最寶貴的就是擁有優良師資，何謂優良師資？就是老師有足夠經驗理解學生的所思所想所需，懂得引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覺地主動探索，

互相切磋砥礪，巧妙地將自己的知識成功地傳授給學生。

飛龍和鳳舞當然深明此道！他們繼續用輕鬆風趣的互問互答方式於二十分鐘內完成下一節課題。李老師不單沒阻止他們講課，還忙於做筆記，因他倆的資料實在豐富得可媲美世界百科全書，見解又那麼精闢獨到，連李老師也自覺上了難得的一課。

飛龍與鳳舞每堂課除補充新一課的資料，更會協助重溫高中四年級及高中五年級已教授的課題。上中文課時，重溫「出師表」，當鳳舞正在讚歎諸葛亮仍稀世的將帥之材時，竟然開始有一位同學肯主動嘗試發問：「什麼是將帥之材，怎樣才可做到？」

鳳舞以鼓勵和欣賞的目光望著那位同學，讚賞地說：「問得好！」然後轉向飛龍：「我認為由諸葛丞相的第 N 代傳人諸葛飛回答這條問題最適合不過了。」

「嘩，又要我出賣家傳秘笈了！」同學們高興的期待著，飛龍引用祖先諸葛孔明的見解認真地闡釋：「由古至今大多數統兵的人，都自以為是將帥之材，其實他們根本不明將帥之道，這亦是一般所謂武功蓋世的勇悍武夫所不能理解的。平庸之輩在調兵遣將時重點只在於兵力多寡及戰鬥能力如何，這類武將如呂布、袁紹等，比比皆是。如果不是為了應付考

試，根本用不著記得他們的名字；至於高明的統帥，必定要懂得觀察天時、佔據地利、揣摩人心、熟讀兵法，在統率萬軍時，不單知己知彼，且能善用兵將，做到料事如神，如孫吳、管仲、樂毅等就是其中的表表者。不過，這仍不是最出色的將帥之材！」

「什麼？這樣還不算出色？」同學們大呼小叫的。

「當然！出色的統帥就等如『超人』，要有超人的智慧、超人的魄力、超人的胸襟……，總之一定要能人所不能。他們甚至連日月星辰、風雲水火、山川靈氣、萬象萬物都可當作兵卒，只需運用得宜，其作用更勝百萬雄師；加上通天文、懂地理、曉陰陽、知奇門遁甲及陣圖兵勢，就能運籌帷幄，揮灑自如。各位同學是否有興趣修煉這獨門秘笈？」

所有同學都咿呀鬼叫著，七嘴八舌地說：「要求太高了吧！簡直難過登天呀！」

「我們還是做『打機之材』較合適，上網玩『三國』容易好多啲！」

「這家傳秘笈你還是留著自個兒慢慢苦練吧！」班房內哄堂大笑，氣氛和諧融洽。

不過三、兩天功夫，不僅同學們的學習興趣大大提高，連出席率也直線上升，上課時更踴躍地參與飛龍及鳳舞的討

論，氣氛之熱烈，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晚上，標叔叔更邀請飛龍及鳳舞晚膳，美其名是答謝二人，實則是想再伺機發功，務求更進一步。可憐饞嘴的飛龍冷不防標叔叔有此一著，不明就裏就答應赴約，唉……！

飛龍和鳳舞在藍天上課的第四天，班房已坐了九成以上的同學，連稀客「萬惡」也來捧場，當然他的身邊一定少不了書僮「紙老虎」。

萬惡對同學不以為然地說：「昨晚十一點多，我正在爸爸開設的遊戲機中心玩得興高采烈，這紙老虎無故來電，告訴我學校出了神跡，說什麼來了兩個明星模樣的小子，上課像做『鬼馬相聲』，還特別提醒我今天務必早到『霸』位，否則一切損失自負！」說著還惡狠狠的指著紙老虎警告道：「害我一早趕來，要是讓我發現不對勁，當心你的虎頭！」

紙老虎縮縮肩膀，怯怯的說：「擔保你一定不會失望，兼且頻呼值回票價。」

歡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放學時萬惡拍拍紙老虎的肩膀笑吟吟地說：「哈！臭小子，果然好介紹，今天可算是出娘胎來，最充實的上學天，這場免費騷真有趣。」

尚有數位仍未報到的 5A 班同學，得到消息後，在第六天終於到齊，可以全班拍大合照了，真是可喜可賀！

其實，這些被認定品學兼「劣」的學生，只要有人願意予以協助，以及使用適當的方法，他們自會跑到你跟前，不再逃避。試想想誰喜歡被視為垃圾？誰又不喜歡被人讚賞？俗語說得好：「有頭髮沒人想做痢痢！」這是很好的寫照。

經過多天的實習，各位老師跟飛龍及鳳舞已有了默契，什麼時候由兩人主講，什麼時候由老師回答，皆能掌握配合。

就在上數學課時，飛龍打算跟以往數天的上課程序一樣，先畢恭畢敬地向老師發問，讓老師為學生解答第一個問題，接著再由他和鳳舞互問互答。怎料飛龍的問題才問了一半，粗野的萬惡便急不及待地對他說：「你倆那麼厲害，根本不需要花時間問老師問題，不如直接開騷……呀不，是直接開始講課就得了。」

飛龍望向萬惡，微笑回答：「我們做學生的不論自身學識多廣、本領多高，首要就是懂得尊師重道。課室內，老師就是最高領導人、決策者，擁有無上的權威和尊嚴。就好比一個國家的皇帝或總統，學校等同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縮影，所以老師就是班房裏的『King』。」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數學科的鄭 Sir 發覺失去多年的那份尊嚴，此刻竟統統回來了，神情興奮，並充滿自信地說了一句：「I am the King of the Class！」

到了第八天課室內竟出現異象，只覺裏面人頭湧湧，座無虛席，最後排竟神奇地站著十來個面孔較陌生的學生！原來他們是 5B 班觸覺較敏銳的同學，探聽到消息後也想來體驗一下「神跡」。

一位同學打趣道：「上學、放學繁忙時間乘巴士難免沒位子坐，沒想過連在班房上課也會因滿座而要站著，真是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另一位站著的同學認真地接著說：「站著聽課也是值得的，信不信由你！」

到 5A 班課室聽課的學生一天多過一天，飛龍與鳳舞有教無類，照樣應付自如，詳盡且有系統地教授及解答，充份滿足各人的求知欲。

同學們在刻意挑戰二人學識極限的同時，也不自覺地提升了自己的知識領域。雖然同學所問的問題越來越難，但飛龍和鳳舞卻越答越精彩，他們學識之淵博，無不教全校師生讚歎不已，且齊聲稱譽。

就如有一位同學在上經濟課時問鳳舞：「美洲地區有『美元』，歐洲地區有『歐元』，亞洲地區可怎樣建立『亞元』呢？」

鳳舞引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1999 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博士(Robert Mundell)

的見解，答道：「亞洲若要推行共同貨幣，其中有三種途徑可供選擇，其一選日元，不過日本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很多，而且由於地緣政治等因素，日元作為亞洲共同貨幣存在太多障礙；其二是人民幣，人民幣是很有潛力的貨幣，但最大問題是它還沒實現自由兌換；第三個途徑是亞洲各國的貨幣都與美元掛鈎，形成穩定的匯率機制，在此基礎上建立亞洲的共同貨幣——亞元。」

經過一連數天的接觸，他倆不但發覺藍天的學生本質不差，而且頭腦的轉數也頗高，只是受家庭環境影響及遇上不負責任的老師，以致淪為九流學校。其實藍天的硬體是十分好的，只是軟體方面略為遜色。因此飛龍、鳳舞打算逐步從提升教師、教材及課程素質等方面做起。

第四章 判若雲泥

轉眼已到星期六，飛龍和鳳舞進入藍天亦已兩週了，記得開學當天飛龍請標叔叔安排今天為家長日。

由於這趟是藍天創校以來首次舉行的家長日，加上部分家長發現兒子近來突然自覺地在圖書館搜集大量參考書回家研習，感到非常好奇，因此大部分家長都願意抽空陪同兒子出席家長日，順道瞭解一下學校是如何將腐朽化神奇的。

陳校長在禮堂的演講台上致詞：「各位家長，您們好！非常感謝大家抽空來臨。自藍地天主教中學開學以來，本人致力發展學生的全人教育，培養學生的德、智、體、群、美，多年來，勞心勞力、廢寢忘食，無怨無悔地……」對不起，不得不寫一句「下刪數百字」，因為這數百字都是陳校長詳細地介紹自己如何勞苦功高，如何愛護關懷學生的形容詞。

幸好鳳舞早有對策，預先交代標叔叔致詞切勿超過二十分鐘，並威脅他如不遵從，就和飛龍回美國去也。

台下的鳳舞看看手錶，見時間差不多，便向陳校長示意只剩五分鐘，催促他快入正題。當下陳校長雖有千言萬語，

卻不敢違反約定，只好用盡餘下的數十秒努力地作最後的自吹自擂，然後才講述學校未來的發展動向。

老師們亦相繼上台參與發言，更首次向家長保證必定循循善誘、盡心盡力的教導學生，表現出眾志成城。

接著輪到飛龍上台為大家講述一個著名的短篇故事，爲了配合學校的宗教及召開是次家長日的用意，飛龍在內容上作了些調節，加插了自己的意思。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您們好！今天很高興能與在座各位分享一則美國短篇小說《The Guilty Party》，原著作者是歐·亨利（O. Henry, 1862-1910），他出生在美國南部北卡羅來納州一個鄉鎮醫生的家，一生寫了 300 多篇短篇小說，被譽爲『美國現代短篇小說之父』，是世界文學史上與俄國的契訶夫、法國的莫泊桑並駕齊驅的短篇小說大師。故事內容是這樣的：有一位紅頭髮、從不刮鬍子，常常衣衫不整的父親，每當下班後，總愛疲倦地坐在窗前的搖搖椅上抽煙斗。他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因沒玩伴而整天呆在家裏，見父親閒著沒事做，便怯怯地上前向他請求：『爸爸，如果不是太累的話可否和我下下棋，或陪我玩一會兒？』父親總是向女兒歎氣道：『我每天的工作已經夠辛苦的了，就只有這一點點的時間休息，我實在累透了，你不如上街和其他

小朋友玩去吧！』這個父親從來都沒滿足過女兒的小小要求，更遑論關心和愛護。後來這個可憐的小女孩，整天在街上流連，遇上不良的街童後開始學壞了，並且做了很多錯事；往後的日子，她當上了妓女，又殺了自己的未婚夫，最後更選擇自殺來了斷坎坷的一生。她死後上天堂受審，聖伯多祿向耶穌基督道：『這女人犯了很多罪，我看絕對是上不了天堂的了，對嗎？』不料耶穌基督肅容回應：『讓她到天堂來，她的一切罪過就由她父親負責好了！』我要講的故事到此完畢，希望各位能領略當中的含義，謝謝！」飛龍鞠躬下台，家長們被感動了，掌聲雷動四起。

家長們聽罷這則蘊藏大道理的小故事後，埋藏在內心深處的那一點愛的火種，被猛烈地燃燒起來，情緒異常高漲，親情像缺了堤的洪水般洶湧而來，父母們或是面帶愧疚地輕擁兒子；或是熱淚盈眶地緊握著他們的手，場面非常感人。

最意想不到的就是家長們主動提出回校參與義助學生的活動，「藍天家長義工隊」就這樣於當天成立了，全場每一位家長都報名加入成為義工隊隊員。最重要的是家長們的參與並非羊群效應，而是出於對兒子的一份愛護和歉意！

家長會完畢後，標叔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喜悅和成功感，笑不攏嘴的前往找飛龍和鳳舞，打算好好地大吃一頓來

慶功。

飛龍經過上次的教訓，怎會不學精？立即望鳳舞一眼，兩人異口同聲說：「我們趕著聽音樂會，下次才慶祝吧！」說罷，二人沒命的拔足狂奔。

藍天的學習氣氛越來越濃厚，星期一早上，5A 班課室實在擠得快要爆炸了。班長大象不知從哪弄來一個方形紅底印了白色「滿」字的牌子，端端正正地掛在課室門外，示意其他學生不得再進入教課。

遲到的同學雖知無法逼進去，但也情願站在走廊聽課而不肯離開。至於課室內的學生也好不了多少，也許是太擁擠的關係吧，雖然已把空調調到最大，空氣還是十分混濁，令人有喘不過氣的感覺。

正在各人叫苦連天之際，陳校長突然現身，為大家宣佈好消息：「各位同學，日前諸葛飛同學要求我在禮堂加強音響及投影設備，現在剛剛完工，所有同學可移師禮堂舒舒服服地繼續上課了。」

全部同學立刻掌聲震天，一起歡呼：「校長萬歲！飛龍鳳舞萬萬歲！」校長微笑著向飛龍拍了幾下手掌，內心欽佩之情實筆墨難以形容。

世事往往就是那麼諷刺，外間對小班教學趨之若鶩，藍

天卻倒行逆施，來個超大班教學。

在禮堂講台上，設置了三張椅子，老師坐在中間，飛龍坐左邊，鳳舞坐右邊。面前的長桌上各擺放了支無線麥克風，然後像往常一樣開始講課。

不知哪來的學生，才不到數天，竟連禮堂都爆滿了！

原來藍天的學生把飛龍和鳳舞在學校的事跡上載於互聯網發放，相片更廣被流傳。而最先被吸引的，竟是善於把握商機，全港最大型補習社「超時代教育學院」的老闆 Paul Sir。

這位 Paul Sir 出身於廣告界，是位形象設計師，他創新地把形象設計應用在補習社的導師們身上，所有「超時代教育學院」的廣告和海報，都是他的傑作，所得的效益更是超乎想像。

兩天前，他親自前來藍天，誠邀飛龍和鳳舞加盟旗下，更以每人年薪港幣八仟萬元作酬金，可惜仍遭二人婉拒。

標叔叔倒算消息靈通，知道有人找上門來，二話不說拿起掃把，氣急敗壞的趕往現場。爲了捍衛藍天，誓要把 Paul Sir 驅趕離校不可，絕不讓他再接觸兩位「鎮校之寶」。

鳳舞偷偷笑道：「可真從沒見過標叔叔如此威猛。」

Paul Sir 抓破頭皮也搞不懂，爲什麼那麼龐大的金錢引誘，區區兩個黃毛小子竟不爲所動，莫非真有讀書讀壞腦這

回事？

任誰也想不到，諸葛家和龐家各自於瑞士銀行有天文數字的存款額，單是沽出銀行保險箱的股票，就足以造成美國紐約華爾街一次中型股災，道鐘瓊斯指數最少跌三、四百點；另外，在世界各大城市的房地產，更是多不勝數！

回說人山人海的藍天禮堂，令人震驚的是竟然來了三、四十位女生！沒看錯，男校出現女生了！而且全來自最 Top 的幾所名牌女校。

她們在互聯網看過飛龍和鳳舞的事跡，尤其是見過兩人的照片後，慕名而來了，不單想增廣見識，更想近距離親眼目睹這兩位瀟灑才俊的風采。 連同穿著其他名校校服的男生，禮堂內至少集合了數百之眾。

人群中有一個叫「堅仔」的，坐著輪椅且有學習障礙，因人多的緣故，他只好待在入口處，被遮擋著無法進入禮堂。

飛龍和鳳舞見狀，立即合力開路引領他到講台上，且把輪椅停在鳳舞的身邊。

兩人即席借題發揮，引用被譽為「現代愛因斯坦」的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的一句話，「Whil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來鼓勵堅仔。禮堂內所有學生聽後，無不動容，並激烈鼓掌以示支持和鼓勵。

飛龍開始簡單地解說霍金的學說《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和《胡桃裏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

正當大家聽得入神之際，突然有位外籍神父指著那班穿著其他學校校服的學生說：「請所有不是就讀藍天的學生立即離開，儘快返回所屬學校上課！」

原來這位是剛從義大利羅馬教廷回來的德國籍藍天校監 Father Thomas，這位神父雖然很嚴厲，但又不失仁愛。

雖然只是短短一、兩個小時的講解，外來的學生已感到前所未有的得益，怎肯輕易離去放棄眼前大好的學習機會呢？所有學生均向 Father Thomas 苦苦哀求：「神父，反正我們已來了，就讓我們聽下去吧！」

對於這班外來生，竟不辭勞苦，從老遠跑來位處屯門且遠離市中心的藍天聽課，Father Thomas 一方面很欣賞他們對學習的熱誠，另方面卻認為校有校規，不得隨便僭越，留著這班外來生似乎對其所屬學校欠缺尊重，神父思前想後，還是狠下心來拒絕他們的要求。

這班外來生畢竟也是名校的尖子，腦筋轉得特快，不消片刻已想到對策，齊聲對 Father Thomas 提出另一個請求：「神父，可否給我們機會轉來貴校成為高中五年級的插班生？」

同一時間，約有數百位外來生振臂高呼：「我要入藍天！」
「我要入藍天！」學生群情洶湧，儼如上街示威般，情緒十分高漲。

藍天學生置身其中，內心之震撼，無以復加。此刻，他們才深深體會到原來他們也可以享受被人羨慕的滋味，也可以感受到被尊敬的驕傲。多少個迷失彷徨的晨昏，差點沒把他們的尊嚴磨滅得一乾二淨，前途就此劃上句號；多少個沉淪無助的晝夜，站在黑暗的角落裏呼救無門，兜兜轉轉獨自與魔鬼搏鬥。

直到今天，他們才第一次領略到身為藍天學生的光榮，同處一所學校竟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對比從前被唾棄、被遺忘的感覺，簡直是判若雲泥。

藍天學生鬱藏在內心已久的那一口污氣，終於可一吐為快。眾人竟不約而同首次有衝動哼唱那首雖被遺忘但旋律雄壯激昂的校歌。可惜的是，一直以來學生對藍天根本沒絲毫歸屬感，以至現在就算部分同學勉強記得起校歌的旋律，也無法完整地唱出整首歌來。

幸而有料事如神的飛龍和鳳舞預先安排，把校歌的歌詞透過投影機投放在禮堂的銀幕上，所有藍天學生立即起立，昂首挺胸、真情流露地以嘹亮的歌聲唱出「光耀我藍天」，各

人邊唱邊激動得淚如雨下，場面極之扣人心弦。

原來天主從沒離棄過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安排了兩位天使前來引領他們、拯救他們。

每位藍天學生心裏都明白，要緊緊抓住這光輝的一刻，就必須把握學校現時的大好形勢，痛下苦功，發奮圖強，並且要捨棄大部分的耍樂時間，要知道這對他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但嘗過榮耀的滋味後誰又想失去呢？要做回一個「人」，一個「有尊嚴的人」，他們毫不猶豫的在心中許下諾言，甘願接受這項挑戰！

當天下課後，校長與各校董召開緊急會議，經多番慎重商討，終於決定了招收插班生的考核方式。於校內舉行一次長達三小時的筆試，外加兩次英語面試，最終選拔了六十八位男生成為高中五年級插班生。

那女生呢？對不起，因藍天是男校的關係，所以女生一律免問！而飛龍和鳳舞則向校董會極力推薦堅仔成為其中一位幸運兒。

校園午膳鐘聲響起，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一點半，是同學們的用膳及小休時間。由於藍天校舍遠離市中心，位置偏僻，大多數學生不是在「藍天飯堂」用膳，就是到校門外光

顧快餐車便當。

藍天飯堂由萬惡的叔叔承辦，大概因孟豐是校董的原故吧，飯堂的收費也極之大眾化，最便宜的飯餐十元已有交易，最貴也不過二十元。餐券以購票形式付款，十張有九五折折扣，月票更有九折優惠，但因之前大部分同學都有逃學的情況，所以月票一張也沒賣出過！

由於學生每次均須拿著飯票到飯堂領取飯餐，所以同學們都稱之為「大鍋飯」。藍天飯堂管理完善，除注重食物和環境衛生，更採用專業營養師所設計的餐單；正確來說，是共用孟豐旗下上市公司飲食連鎖店的營養師而已。

飯堂由一位經常滿面笑容的總廚「黃伯」主理，黃伯於八十年代底從中國大陸來港定居，年約五十，皮膚黝黑、身材健碩、挺著個大肚子，左手留有一道足足半尺長的疤痕，至今仍是個單身漢。

飛龍和鳳舞吃過午飯後來到飯堂旁邊的操場聊天，面向飯堂的飛龍看見黃伯正向他倆熱情地招手，便示意鳳舞一起過去看看黃伯有何搞作。

黃伯見他倆走來，立即滿臉笑容的拿出個大暖壺，倒了兩大碗滿滿的熱騰騰的湯給飛龍和鳳舞，兩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咕嘟咕嘟地喝著。

因經常免費享用黃伯的湯水，兩人自然大賣口乖，讚不絕口地說：「此『湯』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喝』。」

黃伯曾在餐廳當過多年廚師，廚藝甚了得，最拿手燉老火湯和做廣東小炒。聽到他倆如此美妙的讚賞，簡直樂透了，笑容可掬地說：「這象拔蚌瑤柱螺片竹蔗馬蹄薏米甘筍燉唐排，我用慢火足足熬了六個鐘，保證清熱潤肺，可要多喝碗呀！」他倆正是求之不得，毫不客氣地要完一碗又一碗。

黃伯邊望著他倆喝湯，邊搓著那雙粗糙的大手，再來個賣牙膏廣告般只見牙齒不見眼的笑容，然後輕聲說：「黃伯伯想請你們幫個忙，不知你們答不答應？」

飛龍和鳳舞早料到黃伯有何請求，但飛龍卻故作不經意地說：「那要看看明天的午餐有沒有特別加料炮製了！」

黃伯緊張回道：「當然有，當然有，黃伯伯的拿手好菜多著呢！想吃什麼儘管說就是了，絕不成問題。」

饞嘴的飛龍既得償所願，便調皮地說：「且說來聽聽！」

由於黃伯閒來喜歡買買股票跑跑馬，他知道飛龍和鳳舞見識淵博，說不準能給點提示，因此想請教一下他們的心得：「黃伯伯沒什麼嗜好，就只趁馬季下點注碼找點娛樂，但每次例必做了慈善捐款，娛樂變『愚樂』了！其實，黃伯伯也不貪心，只想贏點小錢喝喝茶，試試贏馬會的滋味！不知你

倆可有辦法？」

鳳舞笑答：「那豈不是叫我們助長賭風，這可是千夫所指的罪名！我們不幹。況且十賭九騙，你還是把錢省下好了。」

黃伯著急了，立即向二人投以懇求的目光，繼而巧言妙辯：「那可不算賭博，香港政府也不容許賭博，跑馬只是一種健康的博彩活動，我每次只買一點點，消遣消遣而已，比起學生哥唱 K 或看場演唱會化算得多。我只不過想用三數百塊買個希望，找點刺激罷了。」

怪不得說賭徒歪理特別多，黃伯不停地苦纏，且加強美「食」計力誘他們，看樣子不達目的，誓不甘休，死纏爛打的功力絕不遜於標叔叔。

正當黃伯落力發功之際，飯堂另一位叫「坤叔」的廚子朝他走過來，手裏拿著一柄氣槍，眉開眼笑的說：「黃總(總廚)，這寶貝可是新鮮熱辣剛在槍房換了新裝，試試合心意否？」

黃伯接過氣槍，飛龍和鳳舞也好奇地挨近細看。

氣槍款式是仿照以色列軍事工業公司 (Israel Military Industries) 現已改名為 TAAS (Israel Industries) 的黑色沙漠之鷹 .50AE (Desert Eagle .50AE) 自動手槍。

鳳舞不禁讚歎道：「這氣槍可是日本氣槍界響噹噹的牌子

老子號 Tokyo Marui 的產品，香港氣槍迷稱之為馬老二或馬記。黃伯伯、坤叔叔，原來你倆也喜歡玩氣槍。」

坤叔一聽，立即面有喜色的說：「哈！小子，真眼利，算你識貨，讓我告訴你，這槍經改裝後威力無比，極接近特區政府法例規定的兩焦耳上限。」

黃伯抗議：「喂、喂，別借意改變話題，剛才黃伯伯向你們討教跑馬心得，怎麼沒了下文，究竟如何？難道要黃伯伯跪下求你們不成？」

「不敢不敢。」眼看快要上課了，飛龍為求脫身，計上心頭。從飯堂拿了個空汽水罐擲向黃伯：「黃伯伯，接招。」

黃伯眼疾手快，只聽見「啪」的一聲，手上的氣槍射出約重 0.3 克精密研製 BB 彈，準確地擊穿罐底。鋁罐向上彈起，當鋁罐回落時，他再發一槍，膠彈又「啪」的一聲在罐底邊緣猛擦而過，鋁罐應聲凌空打了幾個筋斗；再墮下時，黃伯又再「啪」的一槍，然後自信地作勢向槍嘴吹了口氣，表示表演完畢。

鋁罐被膠彈前後貫穿後，不偏不倚的以罐底著陸。飛龍、鳳舞和飯堂內所有的「觀眾」立即鼓掌喝彩，簡直歎為觀止。

坤叔得意洋洋地說：「兩位學生哥和所有現場觀眾真幸運，能夠見識到藍天飯堂射擊隊總教練，人稱『黃三槍』的

精彩示範表演。」

黃伯也不禁沾沾自喜，神氣活現，但礙於有事相求，故在飛龍和鳳舞面前裝作謙虛道：「阿坤，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勿在兩位才俊面前失禮！」

坤叔是個粗人，他不明白為何黃伯會對飛龍及鳳舞那麼低聲下氣，橫看豎看眼前這兩個小子也只不過是比自己多讀幾年書的書獃子，沒甚麼了不起，根本不需要把他們放在眼裏，故以「哼」的一聲作回應，以示不屑。

鳳舞知道飛龍的妙計，微笑著向飛龍使了個眼色，飛龍便清清喉嚨，笑著對黃伯說：「鳳舞和我都非常喜歡氣槍射擊，我們想邀請黃伯伯指教一下，跟我們來個射擊比賽……」

衝動火爆的坤叔未待飛龍說完，便咬牙切齒地打斷他的說話：「你們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以為自己是老幾，竟敢向我們的『黃三槍』挑戰？……」

「阿坤！」黃伯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叫停坤叔後便向二人說：「飛龍、鳳舞，坤叔是個老粗，心直口快，請不要見怪。」

飛龍和鳳舞雖然年輕，但他們卻擁有「肚內能撐船」的器量，怎會為這等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計較呢？只聽見他們誠懇地說：「我倆年紀輕不懂事，要謝謝坤叔提點才對。」

黃伯心想，幸好沒被阿坤這笨蛋破壞自己的大計，滿心歡喜的繼續說：「好，好，兩位才俊果然海量汪涵。黃伯伯最喜歡和年青人玩，難得有共同興趣，何樂而不為呢？不過比賽總得有輸贏，贏了的話有什麼獎品呢？」黃伯心裏暗笑，這兩個黃毛小子要贏自己談何容易，簡直自掘墳墓。

飛龍怎會不曉得黃伯的心意，便將計就計：「黃伯伯肯陪我們玩實在是求之不得了，獎品就由黃伯伯決定吧！」

此話正中下懷，黃伯高興地說：「爽快！你們贏的話，一個月內的午餐，我私人免費奉送一碟精美小菜、老火湯及飯後甜品；反之，若我贏了，你們就要傾全力授我贏馬必勝術；如果你倆一勝一負就……」

飛龍和鳳舞一起答：「扯平！」黃伯心滿意足地點頭說好。

飛龍續問：「那賽規如何？是否採用氣槍實用射擊(Airsoft IPSC)的條例。」

急躁的坤叔再度發炮：「你以為黃總還年青嗎？如果照你所說的條例進行比賽是需要很大體能的，這樣你們豈不佔盡優勢！該我說在藍天飯堂較勁，就得依我們藍天飯堂射擊隊的賽規！」

且看鳳舞的神色自若，與坤叔的暴跳如雷剛好相映成

趣，他不慍不火地微笑道：「沒問題，那請告知藍天飯堂射擊隊的賽規吧。」

坤叔昂首仰天大聲說：「規例十分簡單，射擊距離為八米，在我們自製的電動轉盤上擺放一個一立方尺的單坑紙箱標靶，紙箱標靶的前後左右均畫上分數圈，當然命中紅心點為最高分數，標靶調較可轉二十五圈，每轉一圈只可射四槍，以一百發膠彈計，分數最高者為勝。」

胸有成竹的黃伯補充道：「別說我以大欺小，這樣吧，先以命中率計算，誰擊中標靶的膠彈數量最多誰為勝，但若命中標靶的彈數一樣，就以箱面所示的分數計算，以最高分者得勝。」他絕對相信以自己百發百中的槍法一定能穩操勝券。

飛龍和鳳舞聽罷不禁暗喜，果然不出他倆所料，黃伯的自負令他降低決定勝負的準則。飛龍喜道：「那先謝謝黃伯伯給我們的優待。我們先上課，放學後再來向氣槍界前輩『神槍手黃伯』討教，回頭見。」

誰不愛聽好話？飛龍不失他的調皮本色，臨走前還不忘拍拍黃伯的馬屁，黃伯顯然相當受落，滿意的點頭微笑。

放學後，飛龍和鳳舞回到飯堂，一切都已準備就緒，除了黃伯和坤叔外，到處還密麻麻的站滿看熱鬧的學生，幾位藍天飯堂的員工正忙著勸喻同學們早點回家，但好事的藍天

學生哪肯錯過這精彩的免費娛樂？

坤叔一見飛龍和鳳舞，氣急敗壞地說：「剛巧有個電動轉盤發生故障，明天才能修好，我看射擊比賽要延遲到後天才舉行了。」

飛龍微笑搖頭說：「用不著延期，鳳舞和我同射一靶不就成了。」

黃伯也耍手搖頭不表贊同：「怎麼可以呢？這樣對你們不公平，況且，若你們輸了心裏會不服的。」

鳳舞搭著飛龍的肩膀笑著回應：「黃伯伯，你也太小看我們了。」

「好，年青人不拘小節，值得欣賞。既然兩位才俊沒異議，就請跟坤叔到藍天飯堂的槍房，那裏的槍已全改裝成 1.98 至 1.99 焦耳。我要了剛改裝好的 Desert Eagle .50AE，你們也去挑兩把最喜歡的槍吧。」最後黃伯也不再勉強，爽快地答應了。

坤叔帶飛龍和鳳舞到廚房後一個非常隱秘的儲物室，室內原來別有洞天，四面牆均裝上槍架，而槍架上竟存放了超過五百枝的氣槍！除有不同種類的氣槍，還有世界各地不同品牌的槍款，槍房內更有兩套專為改裝氣槍而設的機器。

飛龍和鳳舞繞著槍架轉了一圈，各自取了一柄手槍。

坤叔見二人竟選了槍房內最特別的兩柄槍，不禁一呆，心裏嘖嘖稱奇，試探道：「你們為何會選這兩柄槍呢？」

飛龍輕描淡寫地說：「這裏的氣槍九成以上都是配上原裝玩具商的金屬製滑架和槍身，只有黃伯伯的 Desert Eagle .50AE、還有鳳舞和我手上所持的三柄手槍是與別不同的。我們手上的槍表面上是日本 KSC Corporation 玩具製造商仿德國黑克勒－科赫 (Heckler & Koch GmbH) 槍枝製造公司的 MK23 SOCOM Commercial Version 和義大利貝瑞塔(Beretta) 公司的 M92 ELITE IA 手槍，但實際上，我手上的 MK23 US SOCOM 滑架是用整塊高碳鋼以工作母機加工而成，槍面經特殊處理，使滑架防銹性更強。槍身則是以聚合塑膠製成，即是用真槍配件所鑄成。」

鳳舞接著說：「而我手上的 M92 ELITE IA 手槍也是用真槍配件鑄造而成，相信這三柄槍應該是槍房裏最得意的傑作。不過我比較感興趣的是，這裏有部分氣槍竟給改裝到超出它們的極限，擁有此鬼斧神工的人，世上寥寥可數，真想見識一下這位改槍奇人！」

坤叔不得不對眼前這兩個小子另眼相看，露出佩服之色：「兩位果然厲害，見多識廣。不錯，這三柄槍是經過我們多次測試和調較，爲了追求一絲不苟達至完美的境界，不惜

動用昂貴的真槍配件。至於你倆想見識的那位改槍奇人，這還不容易？他就是飯堂售票的『光頭馮』，綽號『槍博士』。」

飛龍和鳳舞驚訝得異口同聲的喊道：「飯堂賣票的馮叔叔？」哈！臥虎藏龍這個成語就是專為這些奇人異士度身訂做的！

坤叔為老拍檔光頭馮感到自豪之餘，亦不期然感慨地憶起往事：「還記得 1979 年的『懲越之戰』，我國派遣了大批軍隊赴越作戰。光頭馮和我隸屬同一支小隊，當時我倆被遣派到諒山，礙於物資短缺，加上作戰指揮失誤，小隊差點全軍覆沒。不怕見笑，當時我們所持的越南地圖，也已不知是什麼年代繪製而成的了。幸好隊中有位隊員是曾赴蘇聯軍事學校留學的機械工程系高材生——光頭馮，他因應當時形勢及地理環境，製造和改裝了不同的軍備武器供小隊應用，並將我們的槍炮加以改良到極限，我們才得以在這場『血染的風采』戰役中死裏逃生！」

飛龍肅然起敬，欽佩地說：「真是真人不露相，有空定找馮叔叔討教。」

話音剛落，急性子的坤叔突然催促道：「日後機會多的是，閒話少說，你們趕快在彈夾櫃裏挑四個合適的彈夾，打氣後儘快回飯堂，所有人都在等著呢。」

他倆回到飯堂，見到用來與紙箱標靶定出八米距離的一張長飯桌，上面放了三種不同顏色的膠彈。黃伯選了黃色，飛龍選了白色，而鳳舞則用餘下的藍色。

比賽即將開始，黃伯提議：「由馮叔叔做是次比賽的監場 (Surveyor)，兩位意下如何？」

飛龍和鳳舞一致點頭表示贊同，並齊聲道：「簡直 Perfect！有勞馮叔叔了。」

馮叔手持兩個搖控器，高聲說：「我數三聲後立即按動搖控器，兩個電動轉盤將即時轉動，表示比賽正式開始。當轉盤完成二十五個圈後會自動停下來，比賽亦告結束，三位清楚沒有？」

三位選手點頭回應：「清楚！」

「準備，一、二、三，開始。」馮叔按下手中的搖控器，電動轉盤即時轉動，轉速頗快，瞬間已轉了一圈。

黃伯果然厲害，真不愧其「黃三槍」的綽號，射出的四槍全中標靶的紅心點，即時引來全場掌聲雷動。而飛龍和鳳舞，不知是否年少氣盛，還是求勝心切，以致雙雙表現失準，膠彈全射在標靶左上方的位置，使 Fans 們大感失望。

坤叔不禁暗笑，跟馮叔道：「還以為他倆有甚麼了不起，早就說這兩個黃毛小子不識好歹，竟敢向我們的黃總挑戰，

簡直是自取其辱！黃總出名槍法如神，可說是百發百中，看來兩位做定黃總的『賭馬軍師』了！」

不知不覺間，標靶已轉了十二、三圈了，誠如坤叔所說，黃伯的膠彈例不虛發，且全中紅心點；反觀飛龍和鳳舞，彈孔滿布箱面的不同位置。依現時形勢，除非黃伯射失了，若按彈數計分的話，恐怕飛龍和鳳舞要輸得十分難看了！

部分在場觀看的學生有感雙方實力太過懸殊，又不忍目睹偶像吃敗仗，唯有失望地收拾心情提早離場。

轉眼間標靶已轉到最後一圈了，每人只要再射出剩下的四槍，比賽便告終結。

只聽見黃伯啪！啪！啪！三槍仍是不偏不倚地擊中標靶紅心點，有此九十九粒膠彈命中紅心的佳績，黃伯打從心底笑出來，暗想：「勝者捨我其誰！」

啪！黃伯帶著勝利的微笑射出最後一槍，並準備迎接各人歡呼之際，被眼前突如其來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因他那直往紅心激射而出的最後一粒膠彈，竟被旁邊同一時間由飛龍射出的最後一槍擊中，兩粒膠彈在標靶前「啪」的一聲激撞碎裂並四散落地，全場觀眾無不譁然。

鳳舞亦在此時完成最後一槍，雖然也不是命中紅心，但根據賽例，他卻以一百發膠彈全數擊中標靶而獲勝，而黃伯

及飛龍只得九十九發的成績。

飛龍和鳳舞笑嘻嘻道：「黃伯伯承讓，我倆一勝一負算跟你平手了，大家也樂得和氣收場。」

黃伯面色一沉，悻悻地說：「雖然飛龍這一槍的確厲害，但始終非君子所為，實難教我口服心折！」

這時候馮叔已來到靶前作最後審查，他先把黃伯的標靶轉了一圈，並高聲宣佈：「黃總的成績是九十九發全中紅心點。」接著便去檢視飛龍和鳳舞的紙箱靶，但見馮叔站在那裏驚訝的轉動著箱靶看了又看，久久未能作出宣佈。

黃伯心存僥倖，輕聲地問：「是不是鳳舞射失了，不夠一百發的命中率？」說罷暗笑斜視著鳳舞：「如果是這樣，就是我勝出了。」接著便好奇地走到馮叔那邊看個究竟。

黃伯把飛龍和鳳舞的箱靶轉動一圈後，表情跟馮叔一樣，不過，除了驚訝之外，更添了一臉的羞愧。

只因二人的標靶上竟出現四個大字，字體以彈孔構成，粗幼分明且鐵畫銀鈎，猶如美術學院的學生所精製的藝術品般；更重要的是紙箱四面分別射出的四個大字正是「賭博害人」，飛龍及鳳舞的一番苦心給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和警醒。

黃伯慚愧地回到飛龍和鳳舞面前，低頭抱拳道：「多謝兩位才俊的苦心教導，請原諒我剛才失言，這次射擊比賽我敗

得心服口服，甘拜下風。常言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今天，終於讓我這井底之蛙領略到了。我不單輸了技術，更輸了胸襟，實在貽笑大方。」但見黃伯知恥近乎勇，表現出大將之風，著實難能可貴。

鳳舞也不當一回事，謙虛地說：「黃伯伯言重了，比賽只是讓大家輕鬆輕鬆，您明白我們的用意就行了，可千萬別介意才好。」

「我一定緊記這四個字，以及整個月的免費小菜、老火湯及飯後甜品！」黃伯果然願賭服輸，眾人聽罷也哈哈大笑起來。

飛龍旋即轉向馮叔，豎起大拇指，衷心贊道：「馮叔叔，您所改裝的手槍十分別具一格，有如蘇軾詩詞文賦的風格，讓我感受到豪邁奔放、氣概萬千的情懷。」

知音難求，馮叔喜悅之情洋溢滿面：「知我者飛龍、鳳舞也！」又轉向黃伯及坤叔：「黃總、亞坤，這就是何謂的『人槍合一』，不單能揮灑自如地駕馭手中槍，且可將其性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倆真能做到與槍互融的境界。」

馮叔指著紙箱靶其中一面組成字形的彈孔道：「你們看看這個字，兩位在射出頭和尾筆劃較幼細的位置時，巧妙地退後數步，藉以控制力度，令字體產生粗幼效果。他們把射擊

與藝術融為一體，使箱靶成為一件稀世的藝術珍品，真是了不起！」

黃伯、坤叔、馮叔和在場的每一位觀眾即時鼓起掌來，黃伯笑容滿面的向飛龍和鳳舞道：「今天你們給了我一生中最美最好的提示，使我贏取了一個終生受用的大道理，我定會銘記於心！」

最後，黃伯他們要求飛龍和鳳舞在標靶上簽名，然後留給藍天飯堂射擊隊作紀念品，也成為日後藍天飯堂的標誌！

翌日早上飛龍和鳳舞剛踏入校園，似乎正在等候他倆的『大象』迎面而來：「飛龍、鳳舞早上好，我有樣禮物送你們。」

他倆一聽到送禮立即耍手搖頭表示不用客氣了，因近來碰見的無論是家長還是同學，為了表示對他們的感謝及崇拜，送來大堆禮物，有鮮花、糖果、毛公仔、漫畫、限量版手錶、最新款的手機等等，各式各樣，包羅萬有，但統統給他倆婉拒，並建議把禮物捐給慈善機構或送贈有需要的人士，而他們只收下家長和同學們的感謝卡，這樣送禮潮才得以冷卻下來。近日亦因感謝卡數量太多，家中已堆積如山，極不環保，又建議各人若真的非表達心意不可，請轉用電郵或電子賀卡。

大象忙著解釋：「只是兩張『香港校際圍棋比賽頒獎典禮』的邀請卡，主辦機構是香港東亞圍棋學院，棋院已有十年歷史，院長是我表哥『余八段』。我見兩位琴棋書畫無一不精，想必對圍棋也感興趣，便向表哥要了兩張邀請卡，打算送給你們，聊表心意而已。頒獎典禮將於這個星期六在香港中區的聖利尼斯書院舉行，聽說那是因為聖利尼斯書院取得校際圍棋比賽冠軍的原故。另表哥告訴我，此次最難得的是主辦機構成功邀請了日本圍棋界頂級大師中川九段來香港進行演說和充當頒獎嘉賓，並會與香港校際圍棋比賽冠、亞、季軍得獎隊伍下指導棋。這兩張邀請卡又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你們就收下吧！」說罷硬把邀請卡塞在他們手裏，調頭便走，不出十步又回頭大聲問：「你們知道中川九段嗎？聽完表哥的介紹，我簡直有暈頭轉向的感覺。」

飛龍和鳳舞當然知道「他」的事跡，對大象的提問但笑不答，只望著他說：「謝謝你的邀請卡！」，見他們肯接受自己的心意，大象高興地蹦蹦離去。

中川九段全名中川祥太 (Nakagawa Syota)，1976年5月13日生於九洲熊本市，堪稱圍棋天才神童，隸屬日本棋院，師承森田洋介 (Morita Yousuke)，1989年入段，1998年已晉升為九段，外號：「爪皇飛電」。數年來中川氏可謂戰績彪炳，

計有日本棋聖戰八連霸，名人戰七連霸（共八屆冠），十段戰六屆冠軍，天元戰七連霸，並獲贈名譽「天元」。他不單是位超一流的棋士，且樂於扶掖後進，不分國界，磊落的胸襟，深受亞洲圍棋界一致的推崇敬重。現今圍棋界更認為他的棋藝可與「本因坊秀策」匹敵！

「本因坊秀策」Honinbo Shusaku，原名桑原秀策，1829年生於日本因島市外浦町，乳名虎次郎，五歲已會下圍棋，剛滿九歲就來到東京，翌年獲得初段位，人稱「安藝小僧」。二十一歲時他被任命為「禦城棋」，在擔任這職務的十三年間，創下皇宮棋賽前所未有的十九連勝，且沒有輸棋的紀錄。而秀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持黑子不敗，稱得上是有史以來最強的棋士。可惜的是，他在1862年東京發生的一場瘟疫中不幸受感染身故，享年三十四歲。圍棋界自此痛失了一位卓越的人才。秀策雖離世，但憑其高超的棋藝及高尚的品格被世人冠以『棋聖』的美譽。

第五章 棋逢敵手

聖利尼斯書院始創於一八九八年，校舍坐落於港島中區，創辦人為倫敦修士會的馬克遜神父，是早期到香港的宗教辦學團體之一。據悉當時只有一幢校舍，包括課室、宿舍和飯堂，規模屬雛型階段，學生人數亦只得十二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日軍佔領香港，學校被迫停課，校舍被日軍佔據作集中營之用。由於學校臨近碼頭，方便船隻靠岸，校舍後來成為日軍陸軍部隊司令總部，也正因為如此，校舍才能在戰亂中得以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

戰爭告一段落後，聖利尼斯書院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正式復課。直至一九四六年，學校收生人數達四百人之多，於是擴建了另一幢校舍，作禮堂之用，但設備及規模仍未臻完善。

踏入六十年代，聖利尼斯獲得政府在舊校舍旁撥給一塊土地，並得到公眾人士慷慨捐款，興建新校舍的美夢得以成真。

新校舍於一九六三年落成，同年，在港督柏立基爵士主

禮下，聖利尼斯書院的新校舍正式啓用。當時學生人數已達六百人，且由原來的十班擴展至十五班，學生大多數來自富有家庭，所以有「貴族學校」的雅稱。

一九六七年，香港發生暴動，不少學生的家長紛紛申請移民，促使離校的學生人數驟然激增，班數也由十五班銳減至八班。移民潮後，即七十年代始直到現在則一直維持在二十四班左右，時至今日，聖利尼斯書院在香港中西區仍是學生和家長們夢寐以求的首選名校。

適逢今天是星期六，也正是香港校際圍棋比賽頒獎典禮的日子，天氣異常明朗，像要告訴所有人，一切都是美好的。

根據邀請卡上所載的典禮程序，持卡人可於下午一點四十五分開始於聖利尼斯書院正門進場，兩點十五分正門會準時關上，並謝絕任何人士自由出入；中川九段與香港校際圍棋比賽冠、亞、季軍得獎者將於兩點半下指導棋；接著便是進行頒獎典禮儀式和主禮嘉賓中川九段的演說時間，演詞完畢頒獎典禮也正式結束。

飛龍和鳳舞相約於早上十一點半到中環陸羽茶室品茶，席間兩人談笑甚歡，總有說不完的話題。

「聽說待會兒我們要去的聖利尼斯書院在新校舍剛啓用時曾有一件可怕的怪事發生，六十年代就讀該校的舊生和老

街坊無人不知曉。」鳳舞詭異地對飛龍說。

飛龍故意望望茶室四周穿著傳統唐裝的老侍應，壓低聲音：「在五、六十年代的懷舊茶室聽六十年代的可怕傳說，一定很有 Feel！說來聽聽到底是什麼樣的怪事？」說罷即拿起香味四溢的鳳果田雞批狠狠地咬了一口，等待著聽鳳舞講故事。

看見飛龍趣怪的食相，鳳舞不禁失笑搖頭，接著便聽見他娓娓道來：「話說一九六三年聖利尼斯書院新校舍啓用初期，於地庫的室內游泳池也一併同時開放，該泳池的入口設在地下男更衣室內，借著一道樓梯可直達泳池。說也奇怪泳池啓用不久，就經常有同學聽到怪聲從泳池傳出。」

「學校規定除指定的特別日子如平安夜之類，學生六點後均不得逗留在校內。事情就發生在一個星期五晚上，大概是十點左右吧，在校留宿的約克神父一如既往於夜間巡校。當他走近地下男更衣室時，突聞裏面傳來陣陣喧嘩聲，神父心想是哪個頑皮的學生放學後還不回家，留在校內嬉戲；便立即走向更衣室，想好好教訓他們一頓，推門一看，只見室內漆黑一片。」

「神父邊亮燈邊喝道：『誰啊？這麼晚了還不走？』但見更衣室內空無一人，細聽之下，發現聲音是從地庫游泳池傳

上來的。約克神父更加生氣，便沿著樓梯下去看個究竟。到了泳池，神父呆住了，環顧四周，除自己外沒有任何人，聲音也在這時突然靜止了。最令他毛骨悚然的是，寧靜只維持了兩、三秒左右，喧嘩怪叫之聲去而復返，只聽見沸反盈天的聲音圍繞著他來回打轉，而更嚇人的場面亦在此時出現，泳池的水慢慢的被染成一片血紅，不停地翻滾著，來勢洶洶，像要淹沒整個地下室似的，一股強烈的血腥味充斥於空氣中，此情此景，觸目驚心。」

「約克神父雖嚇得汗毛直豎、心膽俱裂，但畢竟他有強烈的宗教信仰支持，遂背誦經文，誠心禱告，祈求天主趕走邪靈。禱告良久，怪聲仍在耳際喧鬧，池水依舊血紅一片！最後約克神父解下身上掛著的三吋長純銀十字架，「撲通」一聲扔進池裏。真是神跡，池裏的水漸漸變回原來的清澈透明藍，喧鬧聲亦隨即遠去，一切回復平靜。」見飛龍邊聽邊吃，津津有味的，鳳舞也忍不住拿起一件奶皮山楂卷往嘴裏送。

「神父果真厲害，處變不驚、膽識過人，要是換成其他人，在這種情況下，不被嚇昏才怪。」飛龍掃掃手臂豎起的汗毛，問道：「就因為發生這事，泳池被封了？」

鳳舞點點頭，呷了口六安茶後續道：「沒錯，校長和神父緊急商議後，為了保障學生們的安全，學校決定立即用磚石

封了泳池的入口，並宣佈泳池因結構性問題不符合安全標準，因此需要永久關閉。當時有些老街坊還認為泳池的所處位置，剛巧是日軍集中營地下監牢用作斬首行刑的地方，怪不得有邪門事發生了！」

「年代久遠的建築物，總得有一、兩個似是而非的傳說作為茶餘飯後的話題，孰真孰假，不必深究。」飛龍邊說邊搓搓肚子，似乎吃得太飽了，怪只怪這茶室的點心太棒了。

一說到吃，不期然的想起了標叔叔，飛龍煞有介事地說：「幸好傳出怪事的並非標叔叔的藍天中學，否則他定會要我們充當現代版鍾馗，通宵鎖我們在校內幫他驅邪捉妖！」

正喝著茶的鳳舞，一聽之下，也不禁打了個震，差點沒給茶噙著，他對著飛龍頻呼走運：「萬幸、萬幸。飛龍，你似乎也感受到標叔叔的威力了！」

飛龍立即高舉雙手作投降狀，對鳳舞的說話毫無異議。驚魂甫定，飛龍再把話題轉回聖利尼斯書院：「聖利尼斯書院近年在圍棋賽的成績，可算是一枝獨秀，過去五年內曾勇奪四屆冠軍和一屆亞軍。學校在圍棋方面真的投入了不少資源，除了聘請兩位高段圍棋導師外，更打通兩間課室用作圍棋社。圍棋社內設施齊全，包括擺放了一個大解說盤，方便導師解說。在籃球場旁邊原有的兩張石製乒乓球枱，也被拆

卸改建成一個石亭，石亭內放了四張方形石枱和八張圓形石椅，石枱上刻了圍棋棋盤，方便同學隨時練習和耍樂。」

「爲了這次舉行的香港校際圍棋比賽頒獎典禮，學校除了裝修禮堂外，更找來專業設計公司佈置禮堂和構思歡迎『中川九段』的 Banner。由於有日本國寶級人物來學校做嘉賓，學校還聘請了護衛公司做保安措施和維持秩序的工作，務求一切盡善盡美。而香港東亞圍棋學院院長余八段則充當翻譯，余八段的日文說得可好了，他在創立香港東亞圍棋學院之前，曾在日本生活達十五年之久。在日本學藝時，他亦屬日本棋院，與中川九段同拜『森田洋介』門下。」

鳳舞輕輕鼓掌：「資料十分詳細，佩服！難得聖利尼斯書院這樣重視對學生在圍棋方面的培訓，畢竟圍棋是我國傳統文化瑰寶之一，具有高度的藝術性、科學性與趣味性，能夠啓發智力，磨礪思維，增進彼此間的溝通，是項非常值得推廣的棋藝活動。」

時間差不多了，兩人結賬後乘計程車到聖利尼斯書院。接近學校時，他們從車裏清楚地看到學校外牆掛上「歡迎中川九段」的巨型 Banner。

他們約在下午一點三十分抵達校園，校門外已來了二、三十個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七嘴八舌地談論著下圍棋的心

得，不亦樂乎！

由於一點四十五分才可正式進場，兩名手持對講機的護衛員正維持著秩序，他們安排參觀者在門外排隊，飛龍和鳳舞也走進隊裏一起等候。

學校鐘聲響起，是時候進場了。大門隨即打開，眾人紛紛興奮地一擁而入。經過正門時，聖利尼斯書院的風紀隊員仔細地檢查各人的邀請卡，並在卡上打孔作實。

設計公司把舉行頒獎典禮的禮堂佈置得簡單而隆重，演講台上放了九張擺成 U 字形的桌子，U 字中間有一張舒適的轉轉椅，而 U 字外每張桌子前則相應地放了一張椅子；還有每台桌上各自整齊地擺設了一個棋盤，棋盤旁放兩個韓製木棋盅連韓製 22MM 日本棋子以及棋類計時器一個。

下午二點十五分學校的正門正式關閉，並謝絕任何人士進場，剛巧有位五十多歲的男子遲到，硬要強行闖入，最終還是被校方護衛拒於門外，鬧了場小風波。

禮堂內來了約二百五十人，一起參與是次圍棋界盛事，而到場採訪的記者也有三、四位之多，場面非常熱鬧。

見到主禮司儀走上講台時，全場瞬間變得鴉雀無聲。當司儀向大家宣佈：「請各位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遠道而來的日本國寶級職業棋士中川九段！」禮堂內即時響起震天的掌聲。

中川九段在院長余八段的陪同下步上禮堂演講台，然後向在場人士以日本傳統禮節端端正正的鞠了個躬，得以一睹偶像的風采，各人更是興奮莫名，又再報以熱烈的掌聲致意。

只見中川九段西裝筆挺，儀表不凡，方臉、目長而有神，不怒而威，一看就知是個睿智的大人物。

余八段分別操流利的日語和粵語，介紹和歡迎中川九段，贏得全場的掌聲讚賞。接著余八段簡述中川九段與香港校際圍棋比賽冠、亞、季軍得獎隊伍下指導棋的規則：「中川九段將於同一時間內與九位得獎學生對弈，並且讓九位得獎者各自先在棋盤的指定位置連續放置二十五顆黑子，終局後黑子不需『貼目』。」

台下觀眾聽到如此嚇人的規則，真的有點難以置信，開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一個對九個，還要讓二十五子，如何下法？」

「哼！他也太目中無人了吧！」

「就是嘛！上次『精英棋舍』的陳六段就是太輕敵，以一對三，讓九子，就這樣三局全輸給三位十二歲以下的對手，貽笑大方！」

「中川九段此次必敗無疑。」

「可能是讓賽，想同學們高興一下，以作鼓勵！」

中川九段坐在 U 字形中間的轉轉椅上，冠、亞、季軍的每隊同學亦已於 U 字形外的椅子就座，冠軍聖利尼斯書院主將、副將和三將坐在中川九段前方，亞軍銘言書院坐在左邊，季軍梁有慶紀念中學坐在右邊。

學生們看著面前已放了二十五顆黑子的棋盤，不禁笑逐顏開，充滿自信。一切就緒，余八段宣佈：「指導棋正式開始。」

十位棋手一起鞠躬敬禮，開腔道：「請多多指教！」隨即展開對弈。

觀眾們都聚精會神地看著禮堂大螢幕的九盤棋，想不到中川九段以一對九也能下快棋，真不愧其「爪皇飛電」的外號，落子快、狠、準，氣勢有如身經百戰的古代豪傑利刃出鞘般，刀過之處，所向披靡；這一股強烈的壓迫感，令人透不過氣且不寒而慄。

在場的觀眾都看得凝神屏息、目瞪口呆，何況是面對中川九段的九位同學，更是驚惶失措、如坐針氈，簡直有窒息的感覺，剛才喜悅的笑顏已一一化作土色！

棋藝高超的棋士必需具備過目不忘的本領，三國時代魏國就有一位偉大的圍棋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曾於旁觀他人下棋時，見棋局亂了，他憑著超凡的記憶，把棋局給復原了，在場的人士當下面面相覷，簡直無法相信自己

的眼睛。爲釋疑惑，他們試著用布把整盤棋局蓋起來，請王粲重新再擺一次，真金哪怕洪爐火？王粲胸有成竹，重擺棋局。罩布揭開，兩盤棋相比對，果真一子也沒錯放！眾人自然驚訝得嘖嘖稱奇。

中川九段在同一時間下九盤棋，每盤棋都絕不能有絲毫混淆、半分鬆懈，專注力及記憶力的要求相當高，稍有分神便會陷入「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的局面，其難度更甚於當年的王粲不知多少倍！

中川九段每下一子，其聲如雷過，一下一下樁入各人心窩，聞者無不膽顫心驚。棋盤上已星羅棋佈，黑白子散落有致，看似錯綜複雜，但一切已盡在中川九段掌握之中。

不到半小時，已有兩位副將和三位三將抵受不了猛烈的攻勢，也自知反勝無望，唯有中盤認輸。留下來的棋手也不好過，繼續垂死掙扎，接下來的半小時，只見剩下的四位棋手陸續中盤敗北，離開時還語帶哽咽：「我認輸了！」

中川九段看著九位正在埋頭哭泣的學生棋手，面容肅穆的搖了搖頭，失望地深深歎出一口氣，心想：「香港學界圍棋的水準僅此而已，實在太強差人意了。」

接下來就是中川九段從第一手棋開始做檢討，逐一爲學生及觀眾們詳細解說。

飛龍見閒著，於是輕聲對鳳舞說：「鳳舞，有沒有興趣趁他們檢討期間，咱們也來對弈一局？」

鳳舞會意地笑答：「好主議，因為找不到對手，我也很久沒下棋了！」說罷，雙雙離座，往禮堂外的石亭去。

兩人在石亭內舒暢閒適地對弈，氣氛和諧融洽，哪有剛才禮堂內的「殺氣騰騰」，令人混身不安不自在。

同一件事，只要處理的手法及態度有所不同，所得到的結果也會有天壤之別。

飛龍泰然放下一顆黑子，搖頭笑說：「中川九段下完指導棋後似乎大失所望，且氣上心頭，恐怕待會兒的說詞會好好訓斥香港棋壇之不振了！」

鳳舞笑著點頭道：「下棋本是妙趣無窮的遊戲，既可與對手增進友誼，提升棋藝，又可陶冶性情，鍛煉思維。中川之所以如此執著，無非是在可見的棋壇上找不到能與自己匹敵的對手，心癢難熬，我看是應了『無敵最寂寞』這句話，怪可憐的！」

「那要看他是否懂得化解？其實棋壇外的黑白世界又是另一番景象，如中川有機會到那裏走一轉，不難發現到處臥虎藏龍、高手林立，說不定因而豁然開竅，有所領悟。」飛龍聳聳肩笑著回應。

二人就這樣從容不迫，於輕談妙論中，棋子不知不覺下至『小官』階段。

「我們這盤棋也差不多了，等會兒讓中川過來指教一下。」鳳舞悠然地說。

這邊廂，飛龍和鳳舞於石亭中談笑風生，下棋為樂；那邊廂，中川九段於禮堂先檢討棋局後頒發獎項，緊接著就是演說，但氣氛凝重。

中川九段深深歎息道(當然由余八段負責翻譯)：「圍棋起源於中國，中國古代四大藝術『琴、棋、書、畫』中的『棋』，指的就是圍棋。深厚淵源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堯帝時代，堯帝造圍棋，且用它作為教導兒子丹朱的教材。根據這古老起源的傳說，圍棋並非是爭輸贏的遊戲，古代偉人創造圍棋是為使後人生慧增智、陶冶性情。」

中川九段鐵青著臉，疾言厲色的繼續說：「雖說圍棋並非是要爭輸贏，但也不能落後得太遠，現今中國、日本、韓國和台灣的圍棋棋藝都不斷進步，棋藝高超之材輩出，但香港年輕一輩的棋手，經今日一役，實在令我大失所望，就像完全未經進化，仍處於原始階段，你們身為中國人是有責任急起直追的。」

負責翻譯的余八段，亦即是主辦這次活動的香港東亞圍

棋學院院長，聽見中川毫不留情地把香港棋壇批評得體無完膚，羞愧得無地自容，臉色瞬間一陣青又一陣白的，比國粹「四川變臉」變得還要快，而台下觀眾更是屏氣懾息，不敢作聲。

中川九段不愧是棋癡，他的字典裏就只有「圍棋」二字，認為圍棋下得不好，比做了十惡不赦的壞事更不可原諒。

正義憤填膺欲再訓話之際，竟從禮堂的大玻璃窗看到石亭內居然有兩個少年人嬉皮笑臉地在對弈，這一發現可真非同小可，無名火頓起萬丈高！

中川心想這兩個不知好歹、不懂禮節的小子，竟敢乘他演說之際偷偷溜出去下棋，枉費他的一番肺腑之言，真是豈有此理。既不知何謂尊師重道，更不懂尊重圍棋，下棋時那般嘻哈說笑、漫不經心的模樣，就像小孩子玩「波子棋」似的，成何體統？簡直大逆不道！待會兒演說完非得把這兩個小子好好教訓一頓。

只見中川九段面色勃然大變，台下觀眾不知就裏，更加誠惶誠恐，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接著聽得中川九段怒吼道：「香港青少年的棋藝那麼不濟，就是因為不認真對待，下棋時猶如耍樂，再過一百年，棋藝也追不上其他國家……」

演說完畢，中川九段怒氣沖沖的下台直往石亭去，余八

段見狀，立即緊緊尾隨，心想該不會是氣上心頭、拂袖而去吧！

余八段緊追其後怯怯地問：「中川兄，你往何處？讓我引路吧。」

中川九段憤然回答：「香港的父母太縱容子女了，以致他們胡作非為！在我演說時有兩個小子竟敢偷偷溜出去下棋，我非代他們的父母好好教訓教訓他們。」

余八段聽罷差點兒沒昏倒，搖頭歎息。剛才禮堂內的訓斥著實教人難受，加上觀眾們無故被責備，這殘局還沒來得及收拾，怎料又跑出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闖下「彌天大禍」，今天可真夠精彩刺激了。

余八段低著頭跟在步履急促的中川九段後面，內心盤算著如何應付一會兒的僵局，還有怎樣才能幫兩個臭小子脫身，想著想著步伐就慢了下來。

中川已來到石亭，怎麼沒聽到他的責備聲呢？余八段猛一抬頭，見石亭內只得中川一人，很明顯兩個小伙子已離開。他立即放下心頭大石，高興得暗自喝彩，心想：「多謝神仙打救！兩個小子既已離去，中川縱有滿腔怒火，也發作不了，斷不會命我追查二人下落，帶回聽他訓話吧！」

余八段鬆了口氣，步履不期然輕快起來。離石亭不遠，

就已聽見中川九段沉重而急促的呼吸聲，細看之下，只見他胸膛起伏、滿臉通紅，雙目圓睜地死盯著石桌上的棋局，額角冷汗直標，像撞邪似的。

余八段見狀，連忙安撫他說：「中川兄，犯不著為兩個不懂事的孩子把自己給氣壞了……」

中川九段不等余八段把話說完，就急不可待激動地說：「無論如何，就算天涯海角，也得把他們找出來！」

「吓？！」這下可把余八段給嚇傻了，嘴巴張得大大的，久久不能合上，這次輪到他魂不附體的像撞邪一樣。

「不管是人、是鬼還是仙，我一定要找到他們，否則我此生了無生趣！」中川九段雙手握拳，情緒比之前更加激動，呼吸更加急促。

「吓？！」余八段的這一聲「吓」也比剛才的那一聲來得更驚恐、更震撼，這個中川是不是給氣傻了？若是這樣，怎麼向日本棋壇交代呢？這重擔他可擔當不起啊。

中川九段突然望向余八段，催促他說：「你還呆在那兒幹啥？快過來看看這生難得一見的曠世棋局！兩個小子竟能在短短的半小時裏，談笑風生、悠然自得地把整盤深奧兼且複雜無比的棋局下至小官階段，著實令人難以置信，若非親眼目睹，真以為『棋仙』下凡，絕不相信這竟是出自兩位十餘

歲少年之手。」

「哦！」如夢初醒的余八段機械式地應著，隨即上前觀看。只見該盤棋精深莫名，良久仍稽考不出「手順」，其高深莫測的棋藝，實非一般所謂高段棋士所能領略、理解的。

看著面前的棋局，余八段也不禁拍案叫絕，深深吸了一口氣說：「要造就一盤『曠世棋局』比得到一位神乎其技的『棋聖』不知要難多少倍？皆因這必須同時出現兩位實力旗鼓相當的天才棋聖，才能成就美事！可惜的是，棋局尚未完成，只下到小官階段，未知鹿死誰手？」

中川九段難掩興奮：「即使如此，也已經夠完美了！勝負只不過是『半目』之爭，不足掛齒。既然是棋逢敵手，我相信他們已到了不計較勝負的境界，而只著重追求對奕過程中所帶來的樂趣。最令我震驚的是他倆所用的棋法，你可看得出勢頭？」

余八段慚愧的搖頭道：「都怪自己學藝不精，還望中川兄多多指教！」

「黑子所用的不但是失傳已久的諸葛亮八陣圖棋法，且能純熟運用至揮灑自如、奧妙無窮之境界。真不知此小子從何處學得此法？看看黑子，是不是有頭暈目眩之感？」

余八段點頭和應道：「確是如此！」

「據說諸葛亮年輕時，喜愛鑽研琴棋書畫藉以自娛。劉備『三顧草廬』請諸葛亮出山，一到隆中田間便處處聽見農夫和牧童琅琅上口地高歌：『蒼天如圓蓋，陸地爲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從中便可窺探諸葛亮確是位超卓非凡的棋手。」

中川九段繼續娓娓道來：「劉備攻打東吳時，反被東吳名將陸遜火燒八百里連營，死傷慘重，陸遜本想乘勝追擊生擒劉備，幸得諸葛亮入蜀前擺下的八陣圖，劉備才得以安然脫險。」

「相傳諸葛亮布此陣圖的靈感就是來自圍棋，石陣佈設有如棋子般錯落，其威力更勝百萬雄師，十分驚人。當時陸遜被困陣中，若非得孔明岳父黃承彥鼎力襄助，後果不堪設想！自此以後，陸遜便不敢潛越蜀中半步，由此可見陣勢之厲害。」

余八段專注地聽著，時而點頭、時而驚歎，又緊張地追問：「諸葛亮真神人也！那白子又如何？」

中川九段回答：「白棋運用的是『鄧艾開蜀勢』，已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之境！」

沒等中川回答，余八段又著急地問：「不知此法有什麼巧妙之處？有何典故？」

中川九段如數家珍般引述：「這是中國唐代天寶年間的一個傳說，話說唐玄宗到南方狩獵，棋手王積薪也是隨行官員之一。由於蜀道狹窄而險要，加上隨行官員實在太多，每到一處，郵亭館舍例必被高官顯貴享用，官階低微者則經常沒有歇息投宿的地方。有一次，王積薪也在這種情況下無處棲息，於是獨自嘗試沿著溪流往前找，皇天不負有心人，最後讓他在山中覓得一主人家，雖是孤寡婆媳二人，卻也樂意為他提供飲用的水和取暖的火，而晚上則棲身在室外屋簷下。」

「雖是夜半時分，但王積薪仍無法入睡，忽聞屋內婆婆對媳婦說：『長夜漫漫，咱們婆媳倆不如下下棋可好？』媳婦欣然答應：『好主意。』王積薪感到莫名其妙，屋裏無燈無火，婆媳又各處東、西二室，如何能下棋呢？於是將耳朵貼近門縫仔細聆聽。不一會兒就聽到下第一步棋的媳婦說：『起東五南九置一子。』婆婆回應：『在東五南十二置一子。』『起西八南十置一子。』『在西九南十置一子。』婆媳倆就這樣靠口述對弈起來。王積薪暗中記下婆媳二人所走的步法，下到三十六子，忽然聽到婆婆高興地說：『哈哈！好媳婦，這局你輸定了，我已經贏了九子啦！』隔壁的媳婦也甘拜下風，向婆婆認輸了。」

「天亮後，王積薪叩門求教。婆婆說：『你且佈一局給我

看看。」王積薪立即取出隨身攜帶的棋盤和棋子，盡平生之力努力佈子。還沒佈上十來子，婆婆就對媳婦說：『你就教這位先生幾招吧！』於是，媳婦指導王積薪攻、守、殺、奪、救應、防拒的方法，盡傳精闢扼要。王積薪幸得高人指點，自是喜上心頭，惟望求取更精湛高深的棋法，只聞婆婆笑著說：『別太貪心了，方才所授已夠你在世間難逢敵手！』王積薪萬分感激，就此拜別。走了十來步，說也奇怪，回頭卻怎麼也找不著那戶人家了。自此以後，王積薪的棋藝真的所向披靡、無人能及。他嘗試重佈兩婆媳曾下的那盤棋，竭盡所能欲擺出勝九子的棋局，可是始終不能成事。後人將此棋局命名為『鄧艾開蜀勢』，棋譜至今尚存，可惜卻仍未有人能破解！」

余八段大表讚歎：「說真的這盤棋實在是超凡入聖、深不可測，而這兩個黃毛小子竟有如此高超的造詣，實在太不可思議了！我想棋士們夢寐以求的也正是這種難能可貴的棋逢敵手。」

中川九段更是喜上眉梢：「不怕余兄見笑，破解『鄧艾開蜀勢』這千古奇局乃我畢生宏願，可惜窮多年精力仍毫無頭緒，想不到用白子的少年不單能破解，還運用得如此出神入化。總括黑白二子，實力可說勢均力敵、棋鼓相當，論二人

棋力勝我百倍！以香港彈丸之地，竟能造就兩位如此超乎神技的少年，此行真大有收穫！」

余八段好奇地問：「可是怎麼不下完這棋才走呢？」

「只要能找著他們，不就有答案了嗎？」中川九段由衷地向余八段提出請求：「余兄，無論如何請您幫忙找出他們兩位，好讓我在有生之年向他們求教，否則可要抱憾終生了！」說罷徐徐地向余八段鞠了個躬。

看得出余八段也按捺不住，急不可待地應道：「有如此高超之人，咱們怎可輕易錯過？如你所說，不管是人、是鬼還是仙，上天下地也得把他們找出來。快走，我們去查查看邀請卡資料再說。」

依照主辦單位的活動程序，學校風紀隊須於賓客離開前收回邀請卡及派發紀念品。余八段就從這方面著手，幾經查問，終於由一位女風紀口中得知，有兩位來賓確是提前離開。

余八段想進一步確定此二人是否與中川九段所形容的相符，於是向女風紀詳問：「你可記得他倆的衣著容貌？」

女風紀羞答答地說：「當然記得！一位穿黑色反領 T 恤配灰色長褲，另一位則穿淡黃色 V 領 T 恤襯米色長褲，二人都是那麼英俊瀟灑、風度翩翩、溫文有禮……」

「行了，確是他們。」余八段不得不打斷少女的話，一

則不曉得她還有多少形容詞來描述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二則自己真是心急死了，還哪來那麼多時間閒聊，遂問：「你可記得屬於他倆的邀請卡？」

女風紀靦腆地支吾以對：「記得，但是……」

余八段緊張地追問：「但是什麼？掉了嗎？」

「當然不會！」女風紀想了想，鼓起勇氣說：「余老師，反正這卡回收後也會銷毀，您用完後可否轉送給我？」

余八段不明所以，搔著頭皮問道：「這卡有何特別之處？」

女風紀嬌羞的說：「當然特別啦！我請他們在卡上簽名留念呀！」

余八段恍然大悟，原來少女情懷總是詩，便欣然答應女風紀的要求，女風紀亦喜孜孜地拿出兩張請卡。

一看之下，這兩張卡竟是自己表弟大象的，那就好辦了。於是余八段立即致電大象，最後當然是拜託大象代為引見飛龍和鳳舞了。

中川九段和余八段得見飛龍、鳳舞，就如影迷見偶像般，興奮得血壓上升，就差點沒尖叫罷了。

而飛龍和鳳舞看到中川九段誠心誠意的前來切磋討教，自是滿心歡喜，心想：「果真是勵志可嘉的棋癡，以他在中外棋壇享有的崇高地位，竟能紆尊降貴，找上門來，其鏗而不

捨、不恥下問的精神，實難能可貴，孺子可教也！」也不枉咱爲他留下一盤未完的棋。

中川九段在飛龍、鳳舞的指導下感到前所未有的滿足與得着，猶如脫胎換骨、火鳥重生般，人也豁然開朗，簡直有朝聞道，夕可死矣的感覺。

香港之行雖匆匆短暫，但中川九段卻了無遺憾，在機場臨別前也不忘提醒余八段：「請緊記遵守我們對兩位小師父的承諾，不能公開他們的身分，否則今生就再無機會向他們求教及對弈了。」余八段當然劈頭誓願，表示絕不透露一字半句。

「余兄，這次真感激您邀請我來香港下指導棋，讓我有不少得著。不過最意想不到的，被指導的人竟然是我自己！」中川九段由衷地感謝，說罷開懷大笑，轉身道別離去。